

煙艇詩想：陸游漁隱詩書寫探析

鍾 曉 峰^{*}

提 要

「漁隱」指隱於漁釣，隱於江湖的隱逸型態。從陸游以「漁隱堂」命名居室，屢以「漁隱」自署，自稱漁父釣翁，在在說明陸游的「漁隱」書寫與其高歌鐵馬樓船，具有同樣的重要性。本文從三個角度探析陸游的「漁隱」書寫：第一，山陰以悠久的隱逸傳統與典範人物著稱，陸游的漁隱情懷即在此氛圍中形成，並對「漁隱」的歷史性與風土性展開自覺論述。第二，陸游的漁隱書寫，創造出有別於山林田野的隱逸空間，充分賦予此一空間獨具的神秘、寧靜特質。晚年自詡為湖中隱者的書寫、以水中仙自居的表述，更賦予「漁隱」深刻的精神內涵，體現獨具一格的隱逸型態。第三，〈煙艇記〉所述的浮家之樂，在日後的山陰漁隱生活中得到實踐。陸游熱愛舟居生活型態，從他諸多購買舟船、漁蓑的記述，可見其漁隱是建立在實際的生活環境與體驗中，為傳統漁父詩寫作增添日常化的書寫特色。整體而論，隨著生命歷程的開展，陸游自居漁父、釣翁的自我認同愈趨穩固。「漁隱」成為陸游遠遊他方，尋覓理想之深沉意識的反映，既是隱逸的詩化，也是詩化的隱逸，而其書寫，則深刻展現此一詩學文化現象。

關鍵詞：陸游、漁隱、湖中隱者、南宋

本文於 110.10.03 收稿，111.06.17 審查通過。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DOI:10.6281/NTUCL.202206_(77).0001

Poetic Imagination on Boat: Study on Lu You's Hermit-Fisherman Writing

Chung, Shiao-Feng*

Abstract

Those fishermen, called hermits, had a long tradition in history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literary symbol in literature.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orks centered on the concept of "hermit-fisherman" were particularly prosperous and popularized in Zhè-dōng areas. Lu You had lived for a long time on the lakes and rivers in this area; he yearned for this cultural tradition and wrote a lot of poetry based on the hermit-fisherman culture. Therefore, hermit-fisherman writing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creation. This article first researches on the tradition of hermit-fishermen by analyzing Lu You's works. Section two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image of hermit-fisherman that Lu You enjoyed that riding a boat to and from lakes and rivers. Section three conducts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riting about fishing and fisherman. Finally, we can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ermit-fisherman culture and fishing writing on Lu You's poetry.

Keywords: Lu You, hermit-fisherman writing, the hermit on lak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煙艇詩想：陸游漁隱詩書寫探析^{*}

鍾 曉 峰

一、前 言

歷來對陸游（1125-1209）詩歌創作與生命精神的認識，尤其強調其愛國意識與恢復之志，如清人趙翼所云：「以一籌莫展之身，存一飯不忘之誼，舉凡邊關風景、敵國傳聞，悉入於詩」；¹ 或如梁啟超之評：「集中十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² 但錢鍾書卻認為陸游詩「有二官腔：好談匡救之略，心性之學；一則矜誕無當，一則酸腐可厭。蓋生於韓侂胄、朱元晦之世，立言而外，遂并欲立功立德，亦一時風氣也。放翁愛國詩中功名之念，勝於君國之思。」³ 顯然不滿陸游的從軍愛國之念幾乎變成一種套語，詩中更充滿成就自我功名的心態。錢氏之評，雖無法撼動陸游作為愛國詩人的形象，仍值得反思。事實上，陸游詩歌中存在另一個主要主題，恰與代表功名之念的鐵馬樓船，形成有趣的對比，此即陸游作為煙艇垂釣的漁隱者形象。邱鳴皋認為陸游在淳熙16年（1189）罷官之後直到嘉泰2年（1202）赴臨安修史，長達13年幽居鄉里，過著「與隱無異」的生活，是陸游隱逸意識最顯著的第一階段。但這一時期因為仍具祠祿官身分，所以是「似官而隱，似隱有官」，「亦官亦隱，或半官半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陸游的「漁隱」表述與「漁釣」書寫〉（110-2410-H-029-048-）之執行成果。感謝《臺大中文學報》匿名審查人的細心審閱與指正，獲益良多，謹此致謝。

¹ 清·趙翼撰，霍松林點校：《甌北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卷6，頁79。

²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卷45，頁5。

³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334。

隱」。⁴而陸游生命最後的7年，從嘉泰3年（1203）五月返回山陰，至嘉定二年（1209）辭世，邱鳴皋不僅認為是其詩歌創作的豐收期，更是隱逸意識最為強烈的階段。此一時期詩作數量高達3160篇，「其中約有一半是也寫其隱逸生活、隱逸情緒」。⁵如果此說成立，陸游晚年的隱逸書寫，確實值得深入探究。

陸游的隱逸型態，有其獨特的時代性與地理性。1125年，正當北宋王朝崩潰之時，陸游出生於淮河的小舟中；⁶欽宗靖康二年（1127）也即高宗建炎元年，陸游3歲時，其父舉家渡淮涉江，避居山陰舊宅。山陰位於山水勝地的浙東，江河湖泊縱橫，水上交通極為便利發達。正因為這種成長於水鄉湖畔的記憶情感，難怪初入仕途的陸游作〈煙艇記〉，把自己的居室比為小舟，寄託江湖之想。孝宗乾道元年（1165）將住家堂室命名為「漁隱堂」，之後又有〈漁隱堂獨坐至夕〉一詩。晚年罷居山陰的漫長歲月中，則直接以「隱趣」為題寫隱居之樂，更寫作大量隱於江湖，以漁釣自適，抒發高蹈遠遊的作品。鏡湖、曹娥江、剡溪、若耶江不僅是陸游生活的空間，更是其遊覽、棲居的所在。遨遊於湖邊江畔，或漁釣，或舟行，成為陸游表現隱逸思想、實踐隱逸之志的地理空間。對此生命形態的自我認識，也可直接從題跋署名看出。孝宗隆興元年（1163），39歲的陸游作〈跋杲禪師〈蒙泉銘〉〉，自署「笠澤漁隱陸某」，是最早以「漁隱」一詞表述自我的作品。⁷乾道二年（1166），陸游42歲，在〈跋〈坐忘論〉〉中自署「漁隱子」；在〈跋查元章書〉、〈跋《天隱子》〉文中自署「漁隱」；又於〈跋老子《道德》古文〉自署「漁隱陸某」，屢屢以「漁隱」一詞界定自我。一直到嘉泰四年（1204）在〈跋《尼光語錄》〉文中仍自署「笠

⁴ 邱鳴皋：《陸游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98。

⁵ 同前註，頁244。

⁶ 此詩題為：〈十月十七日，予生日也。孤村風雨蕭然，偶得二絕句，予生於淮上，是日平旦大風雨駭人，及予墮地，雨乃止〉，作於宋寧宗慶元元年（1195），時陸游71歲。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卷33，頁2199。

⁷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卷26，頁139。

澤漁隱」，說明陸游對「漁隱」的認同與歸屬，持續近 40 年。此外，乾道八年（1172）〈跋司馬子微《餌松菊法》〉自署「笠澤漁翁」；淳熙十三年（1186）在〈答方寺丞啟〉又自稱「某笠澤漁家」，「漁翁」、「漁家」其實也是「漁隱」精神的代表。更廣義而言，陸游自署中最常使用的「笠澤」一詞，也明顯與自稱「江湖散人」、歌詠漁釣的陸龜蒙有關。而相對於文章署名，表達漁隱之志更常出現於詞作中，因此，歐明俊即把陸游抒發隱逸情懷的詞作，定義為「漁隱詞」，認為「漁隱詞，指描寫漁父形象和生活，表達隱逸閒適情懷的詞。」⁸ 以上所述，可說明「漁隱」一詞，是理解掌握陸游隱逸意識與書寫的關鍵。

陸游高歌從軍，渴望建功，常被後人視為其生命精神的代表，然而，在閑居之中表達高蹈遠引志趣，也是其重要的創作主題。本文並非意在突顯陸游作為隱者的形象或證成陸游有「漁隱」的事實，⁹ 而是回到其大量表述隱於江湖漁釣的作品，闡述其中的思想軌跡與行動表現。「漁隱」之「漁」意謂著江河湖泊的自然空間，因此有學者認為「漁隱」是「以漁業為隱的隱士」，「生活在農村，生活地點、生活方式大致與農隱相近。」¹⁰ 也有學者研究漁父圖、漁父詩時，把歌詠漁父超然世俗生命型態者，視為「漁隱」。¹¹ 這些定義，或突

⁸ 歐明俊：〈陸游的「漁隱」詞〉，《唐宋詞史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頁 277。據作者統計，這類作品約計二十首。

⁹ 陸游之前，即存在詩人喜以釣翁自居，熱衷漁父題材的傳統。魯迅就曾對歷史人物喜以漁樵自居的現象提出批評，認為「那些文士詩翁，自稱什麼釣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富翁或公子，何嘗捏過釣竿或斧頭柄。要在他們身上賞鑒隱逸氣，我敢說，這只能怪自己糊塗。」見魯迅：〈隱士〉，《且介亭雜文附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32。

¹⁰ 劉文剛：《宋代的隱士與文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43。

¹¹ 如李淑美就強調張志和是建立漁隱傳統的典範，進而影響後世漁父詞與漁父圖的流行。見氏著：〈江南的漁隱傳統與漁隱圖的關係〉，《故宮文物月刊》4 卷 3 期（1986 年 6 月），頁 32-37。蔡玲婉則以「漁隱」一詞表述唐人詩中漁父形象的精神意趣，如「唐代隱逸風尚盛行，漁隱是詩人隱逸生活的一種方式，詩人有的以漁隱求仕、有的不遇而漁隱，垂釣自樂，甚至以『漁父』、『釣客』、『釣叟』自稱。」見氏著：〈接受與新創——唐代漁父詩探析〉，《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 16 期（2012 年 6 月），頁 69。

顯「漁」的生活空間與自然環境，或強調「隱」的生命情趣與超越精神，點出「漁」與「隱」相互關係的密切及淵遠流長。然而，若從語彙歷史的考察而言：

「漁父」與「漁隱」在漢唐至北宋時期詩文中實為一義，在南宋則分別使用，其意圖當是對隱為「漁人」這一行為體的價值予以區分，並且這一趨勢與山水畫圖像中「漁隱圖樣」的形成在時間上基本對應。¹²

則又說明，南宋以前，「漁隱」主題與「漁父」文學相疊合，但是到了南宋，「漁隱」則成為意義獨立，有其自身價值涵義的語詞。此觀點是立基於繪畫分析與語彙統計，但卻缺少文學作品的佐證，據此看來，探討陸游詩歌作品中的漁隱書寫，別具意義。

從歷史文化或地域特色的角度，陸游有關「漁隱」的表述與創作，淵源有自。東漢嚴光的釣臺與高隱典範、唐代張志和（732-？）自稱「煙波釣徒」且創作漁父歌、晚唐陸龜蒙（？-約881）的江湖散人形象，在北宋時期早已受到士大夫的關注。北宋之後，對上述典範人物文學的追隨嚮往，擴及禪宗文學與詞壇的「漁父家風」。¹³ 相對於學界目前多側重張志和漁歌所開拓的漁父詞、漁父家風研究，南宋文學中的「漁隱」詩，尤其是「漁隱」情懷強烈、表述多元的陸游詩歌，卻多有忽略。有鑑於此，本文擬從以下三個角度展開探討，第一，浙東隱逸風氣興盛，歷史悠久，典範人物眾多，其對陸游「漁隱」情懷的形成有何關係。第二，陸游的「漁隱」意識是其隱逸觀念的具體表述，因此，探討其自身對「漁隱」的認定，有其必要。他所塑造的「湖中隱者」與「水中

¹² 王平、鈕亮、金觀濤、劉青峰：〈五代北宋山水畫的數位人文研究（二）——以「漁隱」主題為例〉，《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1期（2018年4月），頁136-137。

¹³ 臺灣學者中，蔡榮婷較早關注「漁父」主題與「漁隱」文化在禪宗文學中的表現，可見氏著：〈華亭德誠禪師〈撥棹歌〉初探〉，《第五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麗文出版社，2001年），頁279-316。北宋中後期，俞紫芝、黃庭堅又以「漁父家風」，引領北宋後期詞人漁父主題的寫作。詞中以表達「漁父」隱於江湖，自由無拘的精神意趣與生活方式為主，可見伍曉蔓：〈漁父家風與江西詩派〉，《文學遺產》2012年第4期，頁83-90。論文題目中所謂的「江西詩派」，指的是江西詩派詩人所創作的〈漁父詞〉系列，主要仍集中在詞這一文類。

仙」，更是認識「漁隱」表述的重要角度。第三，「漁隱」既然是隱於漁釣，漁、釣行為的書寫以及漁父釣翁形象的塑造，則是個體化的表現。以下，將就三個層次，釐清陸游「漁隱」意識與書寫的內在涵義。

二、典範的遐想：陸游漁隱情懷的形成

南宋時期，越州山陰與緊鄰的會稽同屬紹興府，不僅有秀麗絕美的自然風景；也是眾多文苑佳話的風流之地。山陰的鏡湖、曹娥江，鄰近的若耶江、剡溪、蘭亭等，均為南朝以來的山水勝境。嚴光為會稽人，陸羽（約 733- 約 804）曾隱於苕溪，張志和曾居會稽，賀知章（659-744）、方干（809-888）隱於山陰鏡湖。其中陸龜蒙主要居於吳松，與會稽、山陰較遠，但陸游卻把與陸龜蒙有關的「笠澤」、「甫里」、「散人」稱謂，用來定義自我，更以「家風」強調彼此聯繫。以上種種地域關聯與文學傳統相融而成的歷史，是陸游漁隱情懷得以形成的重要背景。

東漢嚴光雖不以文學著稱，但披羊裘而漁釣的隱者形象，成為後來文士高度認同的典範。據《後漢書·逸民列傳》，嚴光為「會稽餘姚人」，「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¹⁴嚴光本可輕易取得仕宦富貴，卻選擇垂釣隱居，逃名世俗。其垂釣之富春江，鄰近山陰，故陸游抒發歸隱之思時，常提及嚴光。如淳熙六年在建安，仕宦之情寂寥，遙想「夢泊嚴灘月滿舟」，自注云「舟行還山陰，道出七里灘」，表達對嚴光的崇仰之情。¹⁵同一年赴撫州任職，有〈秋夜〉一詩：

¹⁴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83，頁2763。

¹⁵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客思〉二首之二，卷11，頁864。這一年，陸游屢次以〈客思〉為題，表達對漁釣生活的嚮往，如「歸臥東溪弄釣車」、「倒囊猶堪買釣舟」等。

湖海秋初到，房櫳夜轉幽。露濃驚鶴夢，月冷伴蛩愁。

生計依微祿，年光墮遠遊。嚴灘已在眼，早晚放孤舟。¹⁶

詩中充滿寂寥落寞的愁緒，是陸游至蜀地後輾轉游宦的寫照，因此，他想起孤高不群，視爵祿如敝屣的嚴光。嚴灘、富春江與山陰之間，暢通無阻，因此陸游常因此地利之便，表達對於嚴光漁隱生命型態的無限嚮往，如「平生最愛嚴灘路，早晚貂裘換釣舟」、「步有新船君賀我，西風先夢上嚴灘」。¹⁷ 嚴光披羊裘漁釣的形象，也常出現於陸游詩中：

羊裘老人只念歸，安用星辰動紫微。

洛陽城中市兒眼，情知不識釣魚磯。¹⁸

江上漁家水蘸扉，閑雲片片傍苔磯。

釣收鷺下虛舟立，橋斷僧尋別徑歸。

海近岡巒多迤邐，天寒霧雨正霏微。

羊裘老作桐江叟，點檢初心幸未違。¹⁹

詩例一藉史議論，以城市與江湖對比，感慨世俗之人不解嚴光隱於漁釣的高遠情懷。詩例二則寫出水鄉江村的閒適生活，其中景物細節多與漁家相關，如漁扉、漁磯、釣舟，最後再點出歸隱桐江的嚴光，讚美隱於漁釣的「初心」。

嚴光之後，魏晉南北朝時期，吳越之地文人輩出，兩浙地區文風鼎盛。唐朝安史之亂後，江南經濟、文化得到更蓬勃的發展，也助長隱逸之風，《新唐書·隱逸傳》中的賀知章、陸羽、張志和、陸龜蒙均為陸游表現漁隱情懷時最常出現的前代詩人。²⁰ 其中賀知章與晚唐方干，均曾歸隱鏡湖，與陸游所居有

¹⁶ 同前註，卷 12，頁 991。

¹⁷ 同前註，〈醉題〉，卷 13，頁 1041；〈夏日感舊〉四首之三，卷 62，頁 3546。

¹⁸ 同前註，〈雜題〉六首之三，卷 23，頁 1720。

¹⁹ 同前註，〈漁家〉，卷 60，頁 3444。

²⁰ 陸游詩中雖未曾提及，但見於《新唐書》所載的隱逸人物中，還有越州山陰孔述睿，越州會稽秦系，均為越州著名隱者，可見此地隱逸風氣之盛。

直接關聯，因此，對上述兩位詩人的認同，屢屢見於詩篇。賀知章是唐玄宗時期名臣，稱李白為「謫仙」，本身也是狂放不羈之人，也列入杜甫〈飲中八仙歌〉人物之一。賀知章晚年回到鏡湖，得以終老。以居於鏡湖為連繫紐帶，陸游儼然以南宋賀知章自居：

五百年前賀季真，再來依舊作閑人。
一生看盡佳風月，不負湖山不負身。²¹

高皇布綱收鳳麟，我得定交猶數人。
陳山清真王逸少，李石風流賀季真。²²

委順天知我，經營鬼笑人。定知窮至死，敢恨病經旬。
愛酒陶元亮，還鄉賀季真。扁舟吾事畢，遺世亦遺身。²³

或把自己視為五百年前的賀知章，或把賀知章視為心所嚮往的典範人物，或者把自己晚年閒居鄉里的生命際遇等同於賀知章，均顯示出自己對賀知章的認同，表達出倘佯於湖山風月、寄身於扁舟的生命理想。陸游門生蘇洵，即把兩人相提並論，所謂「白髮蕭蕭禮部郎，風流不減賀知章。」²⁴

鏡湖是晚年陸游重要的風景遊賞地與生活棲居處，也是晚唐詩人方干的隱居地，《唐才子傳》云：「大中中，舉進士不第，隱居鏡湖中，湖北有茅齋，湖西有松島，每風清月明，攜榼子鄰叟，輕棹往返，甚愜素心。」²⁵可知方干隱居鏡湖時，也常以舟船自適，陸游對方干的歌詠也屢屢見於詩篇中：

²¹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秋日雜詠〉八首之二，卷 47，頁 2871。

²² 同前註，〈懷昔〉，卷 70，頁 3921。

²³ 同前註，〈書意〉三首之三，卷 83，頁 4451。

²⁴ 宋·蘇洵：〈存沒口號〉，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卷 2850，頁 33976。

²⁵ 元·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卷 7，頁 372-373。

遶城山作翠濤傾，底事文書日有程？
 無溷我為揮吏散，獨登樓去看雲生。
 香浮鼻觀煎茶熟，喜動眉間煉句成。
 莫笑衰翁淡生活，它年猶得配玄英。²⁶

瓜壟從來幾邵平？鏡湖復有一玄英。
 今秋雨少煙波窄，堪笑沙鷗也敗盟。²⁷

鏡湖西畔有漁扉，竊比玄英似庶幾。
 風月定交殊耐久，煙波得意可忘歸。
 曾行萬里求微祿，亦伴諸公踐駭機。
 試問卽今成底事？晨飧依舊北山薇。²⁸

〈登北榭〉詩作於孝宗淳熙十三年嚴州任所，詩末自注「方干有千峯榭詩」，此指方干〈題睦州郡中千峰榭〉詩，「它年猶可佩玄英」一句，表達了對方干歸隱生活的認同。這種「猶可」的認同心理，也表現於後二首作品中的「鏡湖復有一玄英」、「竊比玄英似庶幾」。詩中提到的「煙波」、「沙鷗」、「漁扉」均是隱於江濱湖畔最常見的景象，明顯寄託了隱逸之志。

以上三位歷史人物，嚴光在隱逸傳統中形象崇高，其所留下的釣臺遺跡、垂釣的桐江，地近山陰，自然成為陸游經常歌詠的對象。而賀知章、方干則曾幽居於鏡湖，陸游由此而生的親近之情頗為明顯。但唐代兼具詩人與隱士身分的人物中，陸游最重視的是張志和與陸龜蒙。自稱煙波釣徒的張志和，所作之漁歌作品以及浮家泛宅的隱逸風範，在晚唐五代時期已逐漸成為漁隱的代表人物。到了北宋時期，張志和的漁隱形象更擴展至漁父詞、漁父圖中，可說是漁

²⁶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登北榭〉，卷18，頁1393。

²⁷ 同前註，〈湖水愈縮戲作〉，卷41，頁2606。

²⁸ 同前註，〈閑中自嘲〉，卷60，頁3453。

隱傳統中最為關鍵的人物。北宋陳克（1081-1137）就云：「志和漁隱古仙真，霅水風流見後身」，²⁹即以「漁隱」定義張志和。《新唐書·隱逸傳》中的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³⁰又「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³¹於江湖煙波中，亦隱亦釣。「浮家泛宅」、「煙波釣徒」之後成為象徵「漁隱」型態的重要符號。張志和〈漁父歌〉五首，影響更為深遠，奠定了「隱」於「漁」的人物形象。李德裕〈玄真子漁歌記〉：「漁父賢而名隱，鴟夷智而功高，未若玄真隱而名彰，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其嚴光之比歟？」³²將張志和與東漢隱士嚴光相比。然而，若與嚴光釣臺相比，張志和的浮家泛宅被賦予更多的文學想像與精神寄託。³³陸游對「漁父」生涯的渴慕，即與張志和有關，如嘉泰元年（1201）〈漁父〉一詩：

千錢買一舟，百錢買兩槳。朝看潮水落，暮看潮水長。

持魚換鹽酪，縣郭時下上。亦或得濁醪，不復計瓶盎，

浩歌忘遠近，醉夢墮莽蒼。玄真不可逢，悠然寄遐想。³⁴

詩中「舟」、「槳」、「潮水」、「魚」均為漁釣江上之生活表現，而「浩歌忘遠近，醉夢墮莽蒼」則明顯寄託陸游狂放野逸，遠遊江湖的理想。最後的「玄

²⁹ 〈奉題董端明漁父醉鄉燒香圖〉十六首其五，《全宋詩》，卷 136，頁 670，

³⁰ 宋·宋祁、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196，頁 5611。

³¹ 同前註，頁 5612。

³² 唐·李德裕：〈玄真子漁歌記〉，清·董誥等編，孫映達等點校：《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卷 708，頁 4286。

³³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僅載張志和作〈漁歌〉後自畫一事。明人董其昌〈題漁樂圖〉說得更為清楚詳細：「宋時名手，巨然、李范諸公，皆有漁樂圖。此起于煙波釣徒張志和。蓋顏魯公贈志和詩，而志和自為畫。此唐勝事，後人蒙之，多寓意漁隱耳。」見氏著：《畫禪室隨筆》（臺北：廣文書局，1977 年），卷 2，頁 72。說明元、明時期歌詠漁父、題詠漁釣舟船的畫作，蔚為興盛，張志和的創作可視為濫觴。

³⁴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 47，頁 2846。

真不可逢」則表達出對於張志和隱於煙波的嚮往，到晚年也念念不忘：「千里風塵季子裘，五湖煙浪志和舟」、「斜風細雨苕溪路，我是後身張志和」。³⁵〈煙波即事〉十首、〈燈下讀玄真子漁歌因懷山陰故隱追擬〉五首，更以組詩形式，從不同角度表達出對於「漁家可樂更何疑」的精神追求。

張志和「浮家泛宅」，自號「煙波釣徒」，自適逍遙於江湖，引起陸游無限嚮往。淳熙元年（1174），〈秋夜懷吳中〉詩就抒發了「更堪臨水登山處，正是浮家泛宅時」，³⁶遊宦蜀地數年，觸發了陸游對吳中山水的思念以及飄然遠遊的嚮往，「浮家泛宅」一語既是歸思的表達，也是追慕張志和的漁隱。到淳熙十四年（1187），陸游知嚴州，有〈燈下讀玄真子漁歌因懷山陰故隱追擬〉五首，既是思鄉之作，更是以漁隱為精神歸宿的表達。詩中把張志和〈漁歌〉的「西塞山」、「青草湖」轉換成山陰的「石帆山」、「鏡湖」，表達「不作天仙作水仙」的江湖隱士嚮往。一直到晚年，陸游仍在詩中表達：「會約張志和，清風泛苕霅」、「斜風細雨苕溪路，我是後身張志和」的追慕，³⁷從早期的「懷」、懷而「追擬」、到「悠然寄遐想」，再到把自己視為「後身張志和」，可看出陸游在張志和所樹立的漁父精神中找到歸宿。

張志和固然是後來漁隱傳統中的關鍵人物，但〈漁歌〉影響力主要在詞。晚唐陸龜蒙對陸游漁隱情懷的形成與詩歌創作則更為關鍵。陸龜蒙本為姑蘇人，後移居松江甫里。松江，又名松陵、笠澤，因此其詩文集名為《松陵集》、《笠澤叢書》。陸龜蒙於官場深感格格不入後遂歸隱松江甫里，過著漁釣耕讀、著詩作文的生活。曾撰自傳文〈甫里先生傳〉，又自號「江湖散人」，作〈江湖散人歌〉。陸龜蒙對於自己隱於漁釣的型態，有清楚的自覺，〈樵人十詠〉云：「世言樵漁者必聯其命稱，且常為隱君子事。」³⁸明確指出「樵漁」與「隱君子」

³⁵ 同前註，〈舟中夜賦〉，卷 60，頁 3443；〈書感〉二首之二，卷 76，頁 4178。

³⁶ 同前註，卷 5，頁 469。

³⁷ 同前註，〈大雨〉，卷 58，頁 3347；〈書感〉二首之二，卷 76，頁 4178。

³⁸ 唐·陸龜蒙著，何錫光校注：《陸龜蒙全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 年），卷 5，頁 380。

之間的內在聯繫。陸龜蒙不僅歌詠「樵漁」的「隱君子」，更自居為「漁翁」：

賢達垂竿小隱中，我來真作捕魚翁。

前溪一夜春流急，已學嚴灘下釣筒。³⁹

詩中把自己定義為漁翁，效法嚴光成為逍遙江湖，漁釣煙波的隱者。又云：「本作漁釣徒，心將遂疏放」、「吾祖傲洛客，因言幾為傖。末裔實漁者，敢懷干墨卿」，⁴⁰直接稱自己為「漁釣徒」、「漁者」，可見漁釣於江湖水濱，是陸龜蒙理想的生命型態，並決定了其傲視功名的態度。〈甫里先生傳〉一文中，陸龜蒙自述道：「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⁴¹與陶淵明的隱逸表述相當類似。在頗具傳奇色彩的自傳中，也寫出隱於「江湖」的具體細節：

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費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戛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⁴²

在對「江湖散人」的描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乘小舟」的放意自適、無拘無束，以及在舟中擺設書、筆以及釣具的生活細節，這些描述，不僅讓士大夫文人的「浮家泛宅」更為真實，具有日常生活化特色。陸龜蒙〈漁具詩〉自序中云：「天隨子漁於海山之顏有年矣，矢魚之具，莫不窮極其趣。」說明陸龜蒙確實有漁人釣翁的真實生活體驗。所以他的詩友皮日休在〈添魚具詩〉序中，對此特別加以解釋：

天隨子為〈魚具詩〉十五首以遺予，凡有漁以來，術之與器，莫不盡於是也。噫！古之人或有溺於漁者，行其術而不能言，用其器而不能狀，此與澤沮之漁者又何異哉！如吟魯望之詩，想其致，則江風海雨槭槭生

³⁹ 同前註，〈自遺詩三十首〉之二十一，卷 11，頁 651。

⁴⁰ 同前註，〈紀事〉，卷 3，頁 300；〈奉酬襲美先輩初夏見寄次韻〉，卷 1，頁 152。

⁴¹ 同前註，卷 16，頁 939。

⁴² 同前註，卷 16，頁 941。

齒牙間，真世外漁者之才也。⁴³

指出陸龜蒙的漁具組詩，得自古以來漁器與漁術之能事，並稱譽其「真世外漁者之才」。這個評論不僅肯定陸龜蒙對於漁釣生活的具體掌握，更讚賞其寫入詩歌題材的創舉。組詩中歌詠的對象包括魚梁、叉魚、射魚、種魚、藥魚、漁庵、釣磯、蓑衣、箬笠、背蓬等，可見陸龜蒙對漁釣一事的全心投入。與皮日休相互往還的詠漁唱和雖然沒有在文學史上並未得到高度肯定，但在漁隱主題的開拓，卻有不能忽略的意義。陸游即注意到此一面向，在〈讀蘇叔黨汝州北山雜詩次其韻〉十首之七即云：「吾宗甫里公，奇辭賦漁具」。⁴⁴ 陸龜蒙的「世外漁者之才」，使得詩篇中的漁父，不再是紙上談漁，這點陸游深得其傳，如其自述：「久泛江湖知釣術，晚歸黿畝授農書」、「瀟湘客過誇漁具，潯皖僧來說藥方」等，⁴⁵ 對「釣術」、「漁具」的重視，即承襲自陸龜蒙。此外，錢仲聯注釋陸游〈雨後極涼料簡篋中舊書有感〉「笠澤老翁病蘇醒」詩句時指出，陸游屢屢自署「笠澤漁隱」、「笠澤老翁」、「笠澤漁翁」、「笠澤老漁」、「笠澤釣叟」等。⁴⁶ 這些自署中，「漁」、「釣」、「隱」所蘊含的精神旨趣可謂其中關鍵。隆興元年（1163），陸游39歲時所作〈跋杲禪師〈蒙泉銘〉〉，最早自稱「笠澤漁隱陸某」。「漁隱」既是陸游認同陸龜蒙的關鍵，更具體表現在以「江湖散人」、「煙蓑」、「釣蓑」等與「漁隱」相關的人物器具中，如「散人家風脫糾纏，煙蓑雨笠全其天」、「散人本帶江湖號，四百年來一釣蓑」、「散人世襲江湖號，剩欲溪頭借釣磯」。⁴⁷ 一直到80歲，陸游〈老學

⁴³ 唐·皮日休著，蕭滌非、鄭慶篤整理：《皮子文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178。

⁴⁴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44，頁2716。

⁴⁵ 同前註，〈村醉〉，卷54，頁3195；〈幽居〉，卷55，頁3238。

⁴⁶ 同前註，卷12，頁960。「笠」為農人或漁人所戴之避雨遮陽的竹帽；而水流匯聚之處為「澤」，與「漁」的空間直接有關，因此，陸游喜用「笠澤」之名，也可以視為與「漁隱」情懷有關。

⁴⁷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思歸引〉，卷3，頁266；〈道室雜詠〉三首之二，卷56，頁3258；〈山行贈野叟〉二首之二，卷56，頁3294。

菴夜興》詩云：「禿翁自笑無名字，聊向江湖襲舊稱」，自注「取江湖散人之意」，⁴⁸說明陸龜蒙對於陸游漁隱情懷的形成，影響深遠。

除上述人物外，中唐時期的陸羽，也出現在陸游所建構的漁隱典範中。陸羽雖與山陰、會稽無直接地緣關係，但據陸羽在〈陸文學自傳〉的自述：

結廬於苕溪之湄，閉關讀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往來山寺，隨身唯紗巾、藤屨、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⁴⁹

文中「結廬苕溪」、「常扁舟往來山寺」、「手弄流水」最堪玩味。首先，苕溪是陸游表達追慕張志和的關鍵用語，如「會約張志和，清風泛苕霅」、「斜風細雨苕溪路，我是後身張志和」，⁵⁰所以，「苕溪」連結的即為一種漁隱生活。其次，「扁舟往來山寺」、「手弄流水」則是漁隱人物最典型的行為之一，有遠離塵俗，自適江海的高尚精神。陸游在〈自詠〉中更把陸羽與陸龜蒙並列：

曾著〈杞菊賦〉，自名桑苧翁。常開羅爵網，不下釣魚筒。

租稅先期畢，陂塘與眾同。〈士章〉八十字，世世寫屏風。⁵¹

其中提到的漁隱情懷雖不明顯，但卻說明陸羽與陸龜蒙成為陸游的精神典範。此外，也將嚴光與賀知章並列：

湖中有隱士，或謂千歲人。大兒嚴子陵，小兒賀季真。

姓名莫能知，況可得疎親？有竿不釣魚，秋晚香粳新。⁵²

前述〈自詠〉詩中，還可明顯看出陸游把自我的存在放在陸羽、陸龜蒙之後，而此詩則抹除了與第一人稱有關的線索，以「湖中有隱士」起，提供一個客觀、

⁴⁸ 同前註，卷 60，頁 3455。

⁴⁹ 唐·陸羽：〈陸文學自傳〉，《全唐文》，卷 433，頁 2620。

⁵⁰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大雨〉，卷 58，頁 3347；〈書感〉二首之二，卷 76，頁 4178。

⁵¹ 同前註，〈自詠〉，卷 66，頁 3716-3717。

⁵² 同前註，〈乙巳秋暮獨酌〉四首之四，卷 84，頁 4507。

開放的空間。⁵³ 第二句「或謂千歲人」，又增添超現實的色彩，因此第三第四句的「大兒」、「小兒」，雖是遊戲筆墨，卻反映了陸游所認可的漁隱典範，有一浙東隱逸傳統的整體圖像。身處此一歷史傳統中，陸游受其薰陶。除了遠望歷史，緬想漁隱典範，陸游詩中也有涉及山陰一帶的隱者。此可見於一系列寄贈隱士的詩作，如〈贈鏡中隱者〉、〈遊西村贈隱者〉、〈寄贈湖中隱者〉、〈簡湖中隱者〉、〈訪隱者〉等，再加上隱士型的老翁〈贈石帆老人〉、〈贈柯山老人〉，以及贈給道家型的隱士等，這說明山陰與鏡湖周遭隱逸之風至南宋時期仍興盛不衰，也對陸游隱逸情懷的滋長有直接關係。⁵⁴ 在此得天獨厚，歷史悠久的漁隱氛圍中，陸游詩中出現了「湖中隱者」與「水中仙」的漁隱表述。

三、湖中隱者與水中仙：陸游的漁隱意識與表述

雖然陸游一生抱有強烈的功名之心，卻也念念不忘尋覓一方隱逸天地，在宦遊蜀地時，已發出「賴有東湖堪吏隱，寄聲籬菊待吾歸」，⁵⁵ 以「吏隱」定義自己在嘉州的仕宦生活，並寄望日後可以真正歸隱鄉里。「吏隱」之外，陸

⁵³ 把湖中隱士塑造成超越時間概念，具有非現實人間色彩的形象，早在出現於慶元五年所作〈冬日讀白集愛其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之句作古風〉十首之九，詩云：「鏡湖有隱者，莫知何許人。出與風月遊，居與猿鳥鄰。似生結繩代，或是葛天民。我欲往從之，煙波浩無津。」同前註，卷41，頁2603。詩中把鏡湖隱者比為「結繩代」或「葛天民」般的遠古人物。

⁵⁴ 陸游在詩中敘述的漁父型隱士，同樣可追溯到陸龜蒙〈南涇漁父〉、〈紫溪翁歌〉、〈太湖叟〉等作品。如〈南涇漁父〉云：「南涇有漁父，往往攜稚造。問其所以漁，對我真蹈道」，即可視為漁隱。見《陸龜蒙全集校注》，卷3，頁307。此外，北宋時期即流傳神祕的鏡湖隱者傳說，可見蘇轍詩〈聞京東有道入號賀郎中者唐人也其徒有識之者作詩寄之〉，其中云：「賀老稽山去不還，鏡湖獨棹釣魚船」，說明鏡湖地區神祕長壽的道徒，與賀知章的隱逸歷史相結合。見《全宋詩》，卷863，頁10033。

⁵⁵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感事〉，卷4，頁331。作於乾道9年嘉州。

游更曾以「小隱」為題：

小隱在江干，茆廬亦易安。庖廚供白小，籬落蔓黃團。

蹭蹬馮唐老，飄零范叔寒。世情從迫隘，醉眼覺天寬。⁵⁶

「小隱」相對於「大隱」，在地理環境上是山林田野與城市廟堂的區別，唐代白居易〈中隱〉：「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⁵⁷此突顯閒官散職的生活。「小隱」詩作於淳熙 13 年（1186）山陰，詩中交代隱逸地點是江邊，有簡陋的茆廬、籬落以及清貧的飲食。頸聯以「蹭蹬」、「飄零」顯示較為落寞失意的情懷，最後以酒澆愁。這是陸游表述隱居生活中顯得較為黯淡的作品。此年陸游仍奉祠，職閒無事，又領朝廷俸祿，或是以「小隱」定義自己的原因。然作於生命最後一年嘉定 2 年（1209）的〈寓歎〉則云：「小隱終非隱，休官尚是官」，⁵⁸終究說明「小隱」不是陸游內心深處真正認可的隱逸型態。

根據陸游詩中的自述，在仕宦之前，曾有一段隱逸生活，日後對此難以忘懷。乾道年間在蜀地嘉州後，深情追憶：「我昔隱天台，夜半遊句曲。弄月過垂虹，萬頃一片玉。煙艇起菱唱，水風吹釣絲，更欲小徙倚，恐失初平期。」⁵⁹淳熙七年（1180）在撫州任所，又滿懷惆悵地追憶：「不到天台三十年，草菴猶記宿雲邊。」⁶⁰若往前推三十年，陸游的天台隱逸生活大約是在高宗紹興 20 年（1150）。⁶¹晚年在〈煙波即事〉之七首句「浪迹人間數十年」又自注云：

⁵⁶ 同前註，〈小隱〉，卷 17，頁 1310。

⁵⁷ 唐·白居易著，謝思緯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卷 22，頁 1765。

⁵⁸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 84，頁 4489。

⁵⁹ 同前註，〈月夕〉，卷 5，頁 419。

⁶⁰ 同前註，〈書懷絕句〉五首之一，卷 12，頁 986。

⁶¹ 于北山繫陸游入游天台時間是紹興 18 年，時年 24 歲。值得注意的是，紹興 15 年，21 歲的陸游與當時著名隱逸詞人朱敦儒見面。見《陸游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42-43。

「紹興中，自剡中入天台，始有放浪山水之興。」⁶²說明，陸游年輕時的天臺之隱，雖然短暫，卻成為日後追求隱逸的源頭。

陸游 24 歲天臺之隱的這一年，長子出生，父親逝世，陸游必須開始承擔家族發展與家庭生存的重擔。但種種因素，10 年後即紹興二十八年（1158）陸游 34 歲時，才始出仕為福州寧德縣主簿，三年後任滿返回臨安待命，除為大理司直兼宗正簿。在臨安待命時期，以〈煙艇記〉一吐隱逸素衷：

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饑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則寄其趣於煙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鋤犁，女任紡績，衣食粗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芰苳，入松陵，上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為吳歌，顧不樂哉！⁶³

自嘆無用於世，一方面來自於仕宦初期的困厄，一方面也是對時勢的感慨，因此託身江湖，寄情煙波，成為人生理想。文中的「松陵」是陸龜蒙隱逸之所，「嚴瀨」是嚴光釣臺所在，石門、沃州則在山陰附近，可見陸游的理想隱逸，是隱遁於江海湖泊，也正與上文所述對漁隱典範的遐想相呼應。雖然「隱」於江湖是陸游主要的隱逸情懷與表現，但其詩中明確出現「漁隱」一詞，是作於寧宗慶元 4 年（1198）的〈漁隱堂獨坐至夕〉，此時陸游 74 歲，自孝宗乾道 16 年（1189）遭罷黜後，居山陰已近 10 年。這並不表示陸游晚年才確立對「漁隱」的認同與表述。王質〈寄題陸務觀漁隱〉一詩的詩序可做清楚的說明，詩序云：「乙酉，務觀貳豫章，書來告曰：吾登孺子亭，見子以詩道南州高士之神情，奇哉。吾巢會稽，築卑棲，號漁隱，子為我詩之。」⁶⁴乙酉是孝宗乾道

⁶²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 70，頁 3905。

⁶³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煙艇記〉，卷 17，頁 200。

⁶⁴ 宋·王質：〈寄題陸務觀漁隱〉，《全宋詩》，卷 2493，頁 28810-28811。

元年（1165），當時陸游 41 歲，通判隆興軍事，⁶⁵ 從詩序得知當時 41 歲的陸游請王質為漁隱堂題詩，但並未馬上得到回覆。到 74 歲寫下〈漁隱堂獨坐至夕〉，說明在房屋居住空間上，「漁隱堂」之設置超過 30 年以上。詩云：

斜倚筇枝岸幅巾，閉門久已謝知聞。

中庭日正花無影，曲沼風生水有紋。

三尺桐絲多靜寄，一樽玉瀝足幽欣。

世間萬事都忘盡，惟向閑中屢策勳。⁶⁶

詩中並未出現與漁隱生活密切相關的景象與物件，從「中庭」花、「曲沼」水以及撫琴寄靜，飲酒自樂中可知，漁隱堂是陸游享受閒適幽情的所在。雖然陸游詩中對「漁隱堂」的正面描述並不多，但以「漁隱堂」命名，並長久保留此堂名，可見「漁隱」所象徵的精神空間，仍是晚年陸游生命意識中不可忽略者。⁶⁷

陸游既然對隱於漁釣，放浪江湖的生命型態心嚮往之，自然深得其中深趣，因此直接以「隱趣」稱之：

⁶⁵ 為何陸游自述「巢會稽」，蓋南宋當時山陰與會稽鄰近，同屬紹興府。此外，陸游在山陰有三山別業，在會稽則有石帆別業，均為陸游隱逸之所。據陸游自述，漁隱堂即在石帆別業。雖然鄒志方考證石帆別業可能建於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左右，但此說則與王質詩序所言又有矛盾，有待再考。見氏著：〈陸游會稽石帆別業小考〉，《文學遺產》2006 年第 2 期，頁 138-140。

⁶⁶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 36，頁 2358。寫於寧宗慶元四年（1198）。

⁶⁷ 陸游詩歌篇什浩繁，相較於晚年的「龜堂」，以「漁隱堂」為活動空間的書寫卻極少，其中原因確實令人好奇。從一般常理而言，「漁隱堂」是居室空間，反映主人的精神寄託與關懷意識。因此，陸游的漁隱表述，多透過江湖隱逸、漁釣行動的詩歌主題中進行表現。也就是說，涉及「漁隱」的特定地理空間，只能透過江湖水流舟船的實踐進行書寫或想像。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對陸游個性的解釋，也頗值得參考，他認為「（陸游）似乎覺得唯有感性的現實認識，才適合他那身體力行的積極性格。他這種特殊的傾向，在他晚年住在鄉村期間，越顯得活潑起來。」見氏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 年），頁 185。

歸老家山一幅巾，俗間那可與知聞。
舉盃每屬江頭月，贈客時緘谷口雲。
行采菖蒲緣蘚磴，臥浮舴艋入鷗羣。
力營隱趣君無怪，作得閑人要十分。⁶⁸

隱趣與誰論，深居湖上村。避蘭寧改路，惜筍不開園。
庭草饒生意，溪沙記漲痕。愁來時淺酌，隨事有雞豚。⁶⁹

兩詩均寫於離世前一年，詩例一寫景開闊，「江頭月」、「谷口雲」均成為詩人的友朋，並透過「行采」、「臥浮」的行動，突顯漁隱的空間特質。「舴艋入鷗群」更傳達出作為隱者的詩人，早無機心，而與物融洽無間。詩例二寫出隱於湖上水村的幽靜，詩中景物雖然較為瑣細，但卻富有生機。上引二詩，陸游均以「隱趣」表達自己隱於江湖鄉野的愉悅。

陸游提及的「隱趣」，仍偏向閑適生活的體會，是他眾多反映日常生活的創作主題之一。其對隱逸人物的描寫，才能真正有助於把握其漁隱書寫的核心。觀察陸游所書寫的湖中隱士，可分為兩個類型。第一類是平易近人，與詩人密切互動的隱士，如「從今雪夜頻相過，紙帳蒲團要策勳」、「湖曲有隱者，時時容叩門。……山寒歸路晚，相與盡瓢樽」、「夫子終年醉不醒，若為問我故丁寧」等。⁷⁰從詩題中的贈、訪、簡可知，均為陸游主動向隱者致意，同時也表現與隱者之間的密切互動。陸游刻意不寫出這些隱士的姓名、形貌，只著重傳達其隱居避俗，遠離塵世的大概形象。上述隱士雖然居於湖濱水畔，但陸游並未彰顯隱於漁釣的型態。第二類所書寫的湖中隱士，自成類別系列，更值得注意。這類作品主要寫於晚年，從慶元年間開始，塑造了只能聽聞笛聲嘯聲，卻不見其人的湖中隱士：

⁶⁸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隱趣〉，卷 80，頁 4313。

⁶⁹ 同前註，〈初夏雜興〉五首之一，卷 82，頁 4404。

⁷⁰ 同前註，〈贈鏡中隱者〉，卷 25，頁 1811；〈訪隱者〉，卷 49，頁 2966；〈簡湖中隱者〉，卷 75，頁 4100。

少年嗜書竭目力，老去觀書澀如棘。
短檠油盡固自佳，坐守一窗如漆黑。
漁歌裊裊起三更，哀而不怨非凡聲。
明星已高聲未已，疑是湖中隱君子。⁷¹

萬里東歸白髮翁，閉門不復與人通。
綠樽浮蟻狂猶在，黃紙棲鴉夢已空。
薄技徒勞真刻楮，浮生隨處是飛蓬。
湖邊吹笛非凡士，儻肯相從寂寞中？⁷²

刻畫了一位不可見的湖中隱者，只能從悠揚的笛聲或清嘯想像。無論是「疑是湖中隱君子」，或表達對這位「非凡士」的「相從」之意，在〈題庵壁〉詩中陸游自注「每風月佳夕，輒有笛聲起湖之西南，莫知何人，意其隱者也」，更有意突顯「湖中隱者」神秘莫測，無從相見的色彩。除了概述隱者之外，陸游也有更詳細的說明：

爵祿九鼎重，名義一羽輕，人見共如此，吾道何由行？
湖山有一士，無人知姓名，時時風月夕，遙聞清嘯聲。⁷³

鏡湖有隱者，莫知何許人。出與風月遊，居與猿鳥鄰。
似生結繩代，或是葛天民。我欲往從之，煙波浩無津。⁷⁴

上引二詩均作於慶元五年，詩例一結構特殊，前四句似詠懷，感慨世人重視富貴官爵，吾道艱難；後四句則以「湖中有一士」化解前述的悲慨。詩例二既突顯遠離俗世，回歸太古的隱者特質；強調「莫知何許人」時，並未出現此前慣

⁷¹ 同前註，〈夜坐聞湖中漁歌〉，卷 32，頁 2135。

⁷² 同前註，〈題庵壁〉，卷 36，頁 2332。

⁷³ 同前註，〈村舍雜書〉十二首之十二，卷 39，頁 2514。

⁷⁴ 同前註，〈冬日讀白集愛其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之句作古風〉十首之九，卷 41，頁 2603。

用的笛聲，而以「煙波浩無津」點出「湖中隱士」的神祕不可見，強化了「湖中」此一地理空間的特色。

陸游詩中「無人知姓名」、「莫知何許人」的湖中隱士，可視為「漁父」形象的原型。從屈原、莊子以降，漁父即成為隱者的象徵，也是掌握隱逸話語權的人物。⁷⁵ 之後，高蹈不俗、笑看人間的「漁父」形象，直接成為隱者的代稱，如《南史》所載：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太康，孫緬為潯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褰裳涉水與之論用世之道。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云云，於是悠然鼓棹而去。⁷⁶

雖然仍保留屈原、莊子所述那種笑傲世俗的漁父形象，但卻多了強調忘名、逃名的色彩，進而彰顯漁夫輕舟凌波、神韻瀟灑的精神境界。無名、神秘、愉悅這些特質，成為陸游塑造湖中隱者形象的重要源頭：

高標絕世不容親，識面無由況卜鄰。

萬頃煙波鷗境界，九秋風露鶴精神。

子推綿上終身隱，叔度顏回一輩人。

無地得申牀下拜，夜聞吹笛度煙津。⁷⁷

這位湖中隱者不再具有「喜有楫迎我」、「時時容叩門」、「問我故丁寧」的特質，而是「絕世不容親」、「識面無由」的神秘莫測的隱者。頷聯用自然界禽鳥「鷗」、「鶴」象徵隱者自由翱翔、高傲不俗的精神品格；頸聯則以歷史

⁷⁵ 衣若芬曾考察先秦至唐代「漁父·隱者·文人」之關係的歷史演變，認為莊子、屈原提及的漁父，是有道的隱者；《論語》、《孟子》中的漁父，則投射士人隱遁的想像；到先秦南北朝則多作為典故使用，再到唐代詩人則多有主觀情感，對漁父所代表的隱者生活與精神有更多審美理解。見氏著：〈不繫之舟：吳鎮及其「漁父圖卷題詞」〉，《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第45卷第3期（2007年9月），頁138-153。

⁷⁶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75，頁1872。

⁷⁷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寄贈湖中隱者〉，卷43，頁2697。

人物子推、叔度讚美隱者深隱不出的堅定志向。最後則以「牀下拜」表達對隱者的推崇與嚮往之意。綜觀以上慶元年間的詩作，有一發展值得注意，從一開始的「疑是湖中隱君子」、「儻肯相從寂寞中」半信半疑，逐漸變成「我欲往從之」的嚮往之意。⁷⁸

詩友楊萬里對陸游詩中的湖中隱者深感興趣，透過機智詼諧的語言認為即是陸游本人的寓託。⁷⁹而據李彥靈的研究，陸游詩中對「湖中隱者」的關注，跨越南宋慶元、嘉泰、開禧、嘉定四個年號，長達 14 年，主要作於 71 歲到 85 歲，共寫下相關詩作 20 多篇。⁸⁰李彥靈進一步認為，「湖中隱者」形象的塑造，主要依據浙東一帶的隱士高人，包括嚴光、賀知章、張志和、方干等，以及涵括當時隱於鏡湖的隱士：

「湖中隱者」集中了他們所有的優秀品質與形象特徵，最後為陸游所典型化，理想化，並滲透著自己的隱秘心曲，最後就形成了筆下「湖中隱者」系列篇章。⁸¹

這個解釋僅說明陸游深受浙東隱逸之風影響，但並未解答陸游大費周章虛構「湖中隱者」的「隱秘心曲」。換言之，山陰一帶的隱逸典範，固然是陸游之所以在詩中書寫「湖中隱者」的原因，但更值得關注的是，陸游詩中密集出現「湖中隱者」是否反映其隱逸意識的深化？與「漁隱」表述關聯何在？如此，

⁷⁸ 陸游湖中隱士系列詩作多寫於寧宗慶元之後，可能與當時朝廷政治局勢的多變有關。寧宗即位後，韓托胄先排擠趙汝愚，逐漸掌握朝政，展開權力鬥爭。韓托胄有意拉攏陸游，而陸游也曾撰寫多篇與韓相關的詩、文。身處此一政治背景中，晚年陸游對漁隱精神的嚮往，不無擔憂身陷政治爭鬥的可能，欲以隱逸姿態自表心跡。

⁷⁹ 楊萬里〈再答陸務觀郎中書〉一文，對陸游詩中的「湖中隱者」進行解答，認為就是陸游本人。見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卷 68，頁 2880-2881。現代學者多肯定認同此說，如于北山《陸游年譜》、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

⁸⁰ 李彥靈：《陸游筆下「湖中隱者」形象研究》（湘潭：湘潭大學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徐煉先生指導，2008 年），頁 7。

⁸¹ 同前註，頁 13-14。

才能真正把握陸游在「湖中隱者」所寄託的心曲。關鍵線索是〈半隱齋記〉一文所云：

天下之名，常晦於有餘，而著於不足。彼真隱者，山巔水涯，草衣木食，其身且不欲見於世矣，又何自得而名？故常謂自漢、魏以來，以隱名世者，非隱之至也。⁸²

記為賈逸祖齋室所撰，其中也表達所謂「隱之至」的觀點。歷代朝廷或為表彰士之氣節，或為彰顯朝廷重視賢能，往往極力籠絡在野之隱者，但這種以「隱逸」聞名者在陸游看來並非真正的隱者。所謂的「真隱」，是要做到「不欲見於世」，不僅拋棄世間塵網的陷溺，甚至遠離隱逸之聲名。⁸³真正的隱者要能拋棄隱逸的美名，因此，在江邊湖畔乘船駕舟，飄忽不定，移動快速又具神秘感的湖中隱士，無疑就是這類理想的典範：

衰髮蕭疎雪滿巾，君恩乞與自由身。
身并猿鶴為三友，家託煙波作四隣。
十日風號未成雪，一年梅發又催春。
漁舟底用勤相覓，本避浮名不避人。⁸⁴

以「自由身」自豪，與自然界禽鳥、山水為朋友。「避浮名」才是最根本的訴求。對隱逸之名的思考，也呈現在陸游評價嚴光的另一面向。嚴光自東漢之後成為高蹈不仕，隱於漁釣的典範形象。在追慕嚴光傲岸超俗，以漁釣明志的同時，陸游也屢屢對嚴光之隱提出疑問：

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
不須先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⁸⁵

⁸²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逸著輯存，頁291。

⁸³ 記中「常謂自漢、魏以來，以隱名世者，非隱之至也」一語，應是針對唐代李德裕對張志和「隱而有名」的反思。這也說明陸游為何在虛構湖中隱者時，常強調無名、逃名、神秘飄渺的特質。

⁸⁴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題庵壁〉二首之二，卷44，頁2745。

⁸⁵ 同前註，〈雜感〉，卷36，頁2354。

無事自能心太平，有為終蔽性光明。
皮膚脫盡見真理，梁肉掃空甘菜羹。
處處浮家成野宿，時時策蹇作山行。
平生常笑羊裘老，史冊猶存後世名。⁸⁶

倒橈得千錢，從人買釣船。秋風宿村步，暮雪醉江天。
得意鷗波外，忘歸雁浦邊。平生笑嚴子，猶有姓名傳。⁸⁷

我比嚴光勝一籌，不教俗眼識羊裘。
滄波萬頃江湖晚，漁唱一聲天地秋。
飲酒何嘗能作病，登樓是處可消憂。
名山海內知何限，準擬從今更爛遊。⁸⁸

從上述詩例中的「不須先說」、「平生常笑」、「平生笑」，可知，陸游對嚴光的隱逸型態，提出反思、笑謔，甚至自認「勝一籌」。〈雜感〉可視為〈半隱齋記〉「以隱名世者，非隱之至也」的發揮，強調真正的隱逸，是掃除聲名足跡，才是真正的超然世外。以此角度而言，嚴光之隱，仍不是陸游所認為的真隱。⁸⁹〈書懷〉前四句表述晚年體道心境，以無事無為觀照自我，擺落世俗的拘束。後四句以「處處浮家」、「時時策蹇」表達任心隨緣的自在狀態，與

⁸⁶ 同前註，〈書懷〉，卷 58，頁 3360。

⁸⁷ 同前註，〈雜興〉六首之五，卷 59，頁 3424。

⁸⁸ 同前註，〈初秋驟涼〉，卷 77，頁 4199。

⁸⁹ 陸游詩中出現的嚴光，既有讚揚其高蹈棄俗，漁釣江上的高尚形象，本文第二節有所論述；也有反思其雖隱於漁釣，隱之聲名卻大顯於世，非真隱也。這兩個層次的認識，並不截然存在所謂的歷時性或前後期之分。對嚴光作為漁釣隱者的肯定，可謂前後一致；但若涉及對隱逸之名的揚棄，晚年陸游則又喜將自己與嚴光相比，甚至自認更勝一籌。這兩個不同層次，並不衝突或對立矛盾，代表陸游從不同角度評價嚴光，也可以看出隱逸觀念的深化。

留存史冊的嚴光相比，更顯自由無礙。〈雜興〉一詩重點放在不惜倒橐買釣船，醉酒江天，逍遙自適，得意忘歸的生活型態，應比嚴光更為自由自在。〈初秋驟涼〉一開始直接表明「我比嚴光勝一籌」，表述陸游在長期的漁釣隱逸生活實踐中，時常思考自己與嚴光的差異。而「不教俗眼識羊裘」則道出自己在隱姓埋名，不讓世人知曉一事上，則比嚴光更高一籌。故以「滄波萬頃」、「漁唱一聲」表達自己在江湖之中的自得與漫遊。⁹⁰

把自我與嚴光相較，進而評定高下，可見陸游對隱於漁釣的生命精神有更為深入的思考。陸游塑造湖中隱者，也有學者注意到深受其家學淵源影響，尤其是陸氏家族修習道教的傳統。⁹¹ 其實陸游固然有把湖中隱逸與游仙結合的作品，如〈古風〉「賀監未嘗死，江天醉初醒……邂逅兩仙翁，笙鶴遊青冥」，⁹² 但與其說是陸游的道教信仰，不如說是其理想生命的想像，如：「平生學金丹，我豈斯人徒？嘯歌醉自和，顏鬢老不枯。却後五百年，煙雨釣鏡湖。」⁹³ 對陸游而言，居於鏡湖即是歸隱之地，一個逃遁世俗，遠離汙濁的所在：「鏡湖渺渺煙波白，不與人間通地脈。」⁹⁴ 因此，陸游並不追求一個虛無飄渺的桃花源，鏡湖的渺渺煙波，即是仙境，也是歸隱之地。暫代「蓮花博士」的夢境，即可

⁹⁰ 陸游另有詞作〈鵲橋仙〉「一竿風月」，也清楚闡述超越嚴光隱逸型態的觀念，「一竿風月，一蓑煙雨，家在釣臺西住。賣魚生怕近城門，況肯到紅塵深處？潮生理棹，潮平繫纜，潮落浩歌歸去。時人錯把比嚴光，我自是無名漁父。」詞中不僅自比漁父，更強調自己的漁隱型態與嚴光有別。見夏承燾、吳熊和箋注：《放翁詞編年箋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下卷，頁111。

⁹¹ 關鵬飛認為「湖中隱者並非確有其人，也不能等同陸游自己，而是各方因素綜合起來之後，在陸游作品中虛構、塑造出來的富有仙道氣息的詩歌形象。」見氏著：〈楊萬里「湖中隱者為陸游」說平議〉，《中國韻文學刊》第34卷第1期（2020年1月），頁50。

⁹²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古風〉三首之二，卷14，頁1140。

⁹³ 同前註，〈古風〉三首之三，卷14，頁1141。

⁹⁴ 同前註，〈湖山尋梅〉二首之一，卷80，頁4309。這類表述在晚年常見，如〈暮秋〉六首之一「山回忽得煙村路，始信桃源是地仙」，卷59，頁3409；〈東籬雜題〉五首之四「桃源不須覓，已是葛天民」，卷62，頁3531-3532；〈自詠〉「吾廬已是桃源境，不為秦人更問津」，卷63，頁3602等。

為證，詩題云：〈九月十四日夜雞初鳴夢一故人相語曰我為蓮華博士蓋鏡湖新置官也我且去矣君能暫為之乎月得酒千壺亦不惡也既覺惘然作絕句記之〉，詩作為：

白首歸修汗簡書，每因囊粟戲侏儒。

不知月給千壺酒，得似蓮華博士無？⁹⁵

詩作於嘉泰二年秋，此年陸游奉召至臨安修史，詩中看似以「千壺酒」突顯蓮花博士的屬性，但其實陸游著重表達歸返鏡湖舊隱的心願。「蓮花博士」既是主管鏡湖自然風月的屬官，同時又具有超越世俗的神仙色彩，這才是陸游記下此夢的動機。這種神仙色彩，也成為時人對陸游形象的把握，所謂：「蓮花博士去騎鯨，鏡曲回瞻一愴情。」⁹⁶

湖中隱者神秘飄忽，越絕世俗的色彩，已接近「仙」的色彩，因此，陸游詩中出現的水中仙、湖中仙，可視為漁隱表述的進一步深化。雖然已有學者注意到陸游的漁隱詞中，「把自己塑造成漁父形象，猶如超脫於塵世的『仙人』」。⁹⁷ 陸游的「蓮花博士」夢，說明他內心深處對鏡湖的想望，也讓鏡湖成為一個超凡的神聖空間，可以讓陸游扮演「地仙」、「水中仙」的所在，是把不可見的「湖中隱者」轉化成超越凡俗之仙者的契機。晉葛洪《抱朴子·論仙》：「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⁹⁸ 道教徒原以「地仙」一詞稱謂居遊名山的仙人。但到了唐宋時期，又多了閒樂逍遙之意，如白居易〈池上即事〉：「身閑富貴真天爵，官散無憂即地仙」，⁹⁹ 或李涉〈秋日過員太祝林園〉：「望水尋山二里餘，竹林斜到地仙居」，¹⁰⁰ 「地仙」則或指中隱於散官，閒樂自適；或指倘佯山水之樂者，蘇軾〈李行中秀才醉眠亭〉：

⁹⁵ 同前註，卷 51，頁 3066。

⁹⁶ 宋·蘇軾：〈金陵雜興〉第一八四，《全宋詩》，卷 2848，頁 33952。

⁹⁷ 歐明俊：〈陸游的「漁隱」詞〉，《唐宋詞史論》，頁 277。

⁹⁸ 東晉·葛洪：《抱朴子》（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卷 2，頁 6。

⁹⁹ 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卷 27，頁 2134。

¹⁰⁰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卷 477，頁 5430。

「已向閑中作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¹⁰¹即用唐人閑散自適意。陸游詩作中最早使用「地仙」的兩篇作品：

詩酒清狂二十年，又摩病眼看西川。
心如老驥常千里，身似春蠶已再眠。
暮雪烏奴停醉帽，秋風白帝放歸船。
飄零先是關天命，錯被人呼作地仙。¹⁰²

劍閣秦山不計年，却尋剡曲故依然。
盡收事業漁舟裏，全付光陰酒榼邊。
平野曉聞孤唳鶴，澄湖秋浸四垂天。
九關虎豹君休問，已向人間得地仙。¹⁰³

兩詩對讀，可明顯看出陸游使用「地仙」一詞意義脈絡的變遷。詩例一作於乾道八年陸游 48 歲，入蜀近 2 年，所謂「清狂二十年」是指年輕時期到現在。詩中的「西川」千里、「飄零」指向「地仙」是寄寓人間的漫遊山水者。詩例二作於淳熙五年陸游 54 歲，甫從蜀地返回山陰。從「錯被人呼作地仙」寓有無奈的飄零宦遊之感，到「已向人間得地仙」的剡曲漁舟，澄湖萬里，寄寓遠離官場，隱於江湖的嚮往。長期居游山陰，陸游詩中的「地仙」一詞，其涵義有了明顯的轉變：

物外陽狂五百年，扁舟又繫鏡湖邊。
飛昇未抵簪花樂，遊宦何如聽雨眠？
綠蟻濫尊芳醞熟，黑蛟落紙草書顛。
忽拈玉笛橫吹去，說與傍人是地仙。¹⁰⁴

¹⁰¹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 12，頁 586。

¹⁰²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謀以明年下三峽〉，卷 3，頁 262。

¹⁰³ 同前註，〈湖村秋曉〉，卷 10，頁 825。

¹⁰⁴ 同前註，〈醉書山亭壁〉，卷 13，頁 1076。

落魄人間不記年，晚營茆棟鏡湖邊。
 室空惟是四壁立，面瘦漸生雙頰顚。
 地僻門無殘客到，歲豐路有醉人眠。
 君看朝市紅塵鬧，始信吾曹是地仙。¹⁰⁵

兩詩俱以「鏡湖邊」為背景空間，以「地仙」表現遊心物外，遠離紅塵鬧市的隱者形象，已非早年形容自己遠遊他方的指稱。愈到晚年，陸游詩中的「地仙」，則明確指涉漫遊江湖，自在無礙的生命型態：

平生萬事付之天，百折猶能氣浩然。
 試問軟塵金絡馬，何如柔艣月侵船？
 英雄到底是癡絕，富貴但能妨醉眠。
 三百里湖隨意住，人間真有地行仙。¹⁰⁶

多雨今秋水渺然，溝溪無處不通船。
 山回忽得煙村路，始信桃源是地仙。¹⁰⁷

浩瀚三百里湖，可以洗盡世念，笑看英雄夢與富貴命，而是強調隨意遨遊，放情自適。水流通之處即為通舟船處，山迴路轉之後，往往有人間桃源。上述兩詩中的「地仙」，又增加了遊於湖中江上，享受世外之樂的涵義。

陸游詩中出現的「湖中隱者」，是以湖中隱密渺茫的空間，彰顯隱者逃名忘名的追求；而「地仙」一詞的涵義轉化，則重在表達漫遊江湖之閑樂。無論是「湖中隱者」或是「地仙」，陸游意在傳達活動於水邊湖中超脫世俗，遠離塵囂的精神世界。但在陸游的漁隱意識中，最值得注意的卻是其自比「水中仙」的表現。「水中仙」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淳熙十四年嚴州任上所作，陸游因

¹⁰⁵ 同前註，〈書齋壁〉二首之二，卷 29，頁 1992。

¹⁰⁶ 同前註，〈舟中戲書〉，卷 32，頁 2128。

¹⁰⁷ 同前註，〈暮秋〉六首之一，卷 59，頁 3409。

讀張志和〈漁歌〉，憶念山陰舊隱：「鏡湖俯仰兩青天，萬頃玻瓈一葉船。拈棹舞，擁蓑眠，不作天仙作水仙。」¹⁰⁸ 追想昔日泛舟逍遙於鏡湖之上，快適如仙的精神體驗，進而興發「水仙」勝於「天仙」。對「水仙」的理想境界追求，不是來自於道家成仙之說，而是與陸游對隱於煙波，放舟中流的嚮往。雖然都與漁隱意識密切相關，但水中仙的概念又比湖中隱者、地仙，更強調泛舟江湖之中的快樂自足，此在晚年詩作中有更為深入的表現，〈歸三山入秋益涼欣然有賦〉：

藥物扶持美食眠，鏡湖仍遇素秋天。

一年強起歸猶健，百口相看喜欲顛。

碧瓦朱甍無傑屋，烏篷畫楫有新船。

道山頂上雖清絕，萬頃煙波始是仙。¹⁰⁹

此詩作於嘉泰三年（1203），結束臨安修史後返回山陰。詩中充滿歸鄉的喜悅，對於舟船生活的由衷讚賞，是透過把自己的煙波生涯與道山修煉成仙相比，由「始是」表示對前者的肯定。此後，自居為得意煙波，快然自足的「水中仙」，就愈為常見：

蘆蔭作帆三版船，漁燈夜泊閩門邊。

煙波四萬八千頃，造物推排作水仙。¹¹⁰

白鷺雙飛導我前，自疑身是水中仙。

放舟漢客樵風裡，擲釣秦皇酒瓮邊。

山寺雲間傳講鼓，漁家浦口起炊煙。

箇中得意君知否？買盡煙波不用錢。¹¹¹

¹⁰⁸ 同前註，〈燈下讀玄真子漁歌因懷山陰故隱追擬〉五首之三，卷 19，頁 1501。

¹⁰⁹ 同前註，卷 54，頁 3192。

¹¹⁰ 同前註，〈舟中作〉二首之一，卷 63，頁 3574。

¹¹¹ 同前註，〈泛湖〉，卷 65，頁 3706。

紅樹平沙十月天，放翁今作水中仙。
 蓼蓼林外迎神鼓，隻隻溪頭下釣船。
 世事極知吾有命，俗人終與汝無緣。
 菊花枯盡香猶在，又付東籬一醉眠。¹¹²

蘭亭路上換春衣，梅市橋邊送夕暉。
 聞有水仙翁是否，輕舟如葉槳如飛。¹¹³

以「水中仙」自稱集中出現在晚年開禧元年（1205）81歲，至辭世前一年嘉定元年（1208）84歲，說明晚年陸游自覺體認到「水中仙」比「地仙」更貼切於自己隱於江湖，以漁釣為主的隱逸型態。「水中仙」在詞源上雖然可能與道教「神仙之道，五歸一門」的說法有關，¹¹⁴但又可指稱身處江海湖泊，樂在其中者。¹¹⁵從上述詩例看來，陸游的使用更著重後者。即使所具舟船簡陋，但身處萬頃煙波，被造物推派為水上仙人，人間的功名富貴相形見绌。泛舟湖中的快感自足，在〈泛湖〉詩中表露無遺。「自疑身是水中仙」一句，正是從得意湖上，享盡煙波的體會而來。到〈十月〉則更自稱「放翁今作水中仙」，顯出自信心態。〈春遊〉詩中的舟行，又延伸至鏡湖以外江河水域，超越時間

¹¹² 同前註，〈十月〉，卷 69，頁 3845。

¹¹³ 同前註，〈春遊〉四首之三，卷 75，頁 4138。

¹¹⁴ 唐代道教人物司馬承禎曾云：「在人謂之仙矣，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故神仙之道，五歸一門。」後人根據文中「五歸一門」的「五仙」說，常把「水仙」也列入其說之中。見唐·司馬承禎：《天隱子·神解》，收錄於明·長春真人編纂：《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第 36 冊，頁 737-738。

¹¹⁵ 「水仙」除了指水上神仙之外，也是逍遙江湖，樂在其中的人物指稱。唐人袁郊《甘澤謠》記載陶峴：「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泛舸江湖，遍遊煙水，往往數歲不歸……吳越之士，號為水仙。」以隱於江湖煙水的型態，被稱為「水仙」，更說明存在以「仙」代稱高隱之士的現象。陸游〈煙艇記〉所表達的人生理想，即與陶峴相近。陶峴之事，參見《甘澤謠》，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丁如明等校點：《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 536-537。

的流轉與人世的變遷，只要「輕舟如葉槳如飛」的水上之行，就足以讓陸游忘情世外。相對於湖中隱者的神祕空靈，水中仙則表現出超凡的精神境界與隱逸之樂，在浩渺煙波御風而行，「一棹何妨作水仙」的自道，¹¹⁶可謂淋漓盡致地發揮了漁隱之樂。

四、江湖釣翁：陸游隱於漁釣的書寫

高宗紹興十三年（1143），陸游 19 歲，至臨安應試，落第。紹興二十三年（115），陸游 29 歲，赴鎖廳試，因考官置第一，致秦檜大怒。隔年赴禮部應試，考官本置前列，卻因論恢復語觸怒秦檜，遭黜落。經歷這次應舉挫敗後，陸游歸山陰，居雲門山草堂兩年，這段時間可視為隱逸思想的萌芽。紹興二十六年（1156）暫別草堂留詩云：「他年遊宦應無此，早買漁蓑未老歸」，¹¹⁷尚未踏入仕宦，卻已萌生歸老漁蓑的想法。紹興三十一年（1161），陸游寓居臨安，居室狹隘而深長，因命名為「煙艇」，並撰〈煙艇記〉。記中藉主客之問，表達對江湖生活的嚮往。記中自述早有「江湖之思」，雖因家累無法實現，但「寄其趣於煙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待兒女婚嫁完畢，陸游即準備一遂心願：「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芰苳，入松陵，上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發扣舷為吳歌，顧不樂哉！」¹¹⁸出遊之地如松陵、嚴瀨，正是漁隱典範陸龜蒙、嚴光的傳說之地，加上乘舟釣魚於江湖河流之間的人生之樂，可看出陸游描述的，就是漁隱的生命型態。文章後半，進一步論述漁隱之樂：

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

¹¹⁶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書興〉，卷 76，頁 4177。

¹¹⁷ 同前註，〈留題雲門草堂〉，卷 1，頁 22。

¹¹⁸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煙艇記〉，卷 17，頁 200。

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棹，瞬息於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記。¹¹⁹

萬鍾之祿，代表的是出將入相，富貴功名；一葉之舟，則是遠離朝廷，放懷江湖的象徵，兩者是迥異其趣的人生道路。然而，此文的重點不僅僅是隱逸志向的表達，陸游作記的深衷，是肯定在江湖山林中領略自然之「偉觀」「奇變」，在斗室之中體會順流放棹的自在隨意。陸游自述駕舟遨遊江湖「顧不樂哉」，輕外物而逍遙自在的表述，其實即為漁隱。因此，〈煙艇記〉表面上是舟艇／居室之間的名實之辨，真正想表達的無非是深層內心的漁隱夢想與漁釣情懷。

在儒道思想所奠定的典範中，已然形成歌詠漁父形象以寄託高隱之志，嚮往漁釣以表達江湖之思的創作傳統。而陸游卻可以說是其中的特例，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其生活環境的得天獨厚，如其自述：

我居大澤中，一舟不可無。短篷挾兩槳，疾若波中鳧。
來往菰蘆村，按行瓜芋區。浮家亦可樂，何必愛吾廬。¹²⁰

三山鏡湖上，出郭無十里。結廬非所擇，但取便薪水。
間亦出從宦，安能慕園綺。地主卜林塘，亦復異子美。
蓬蔭方丈室，僅足容臥起。吾意本扁舟，陸居聊爾耳。¹²¹

詩例一陸游寫出湖上人家的勞動與自身航行湖泊的實際體驗。「浮家」指的是舟船生活，「吾廬」則指陸地上的家屋，兩者比較，陸游更傾向前者。此意在詩例二表達得更為清楚，對一般人而言，家屋代表安頓生命的空間，陸游在詩中卻不斷強調「結廬非所擇」，此舉無非是表達對於舟居的偏好，也是浮家泛宅的由衷熱愛。「舟」對於生活鏡湖邊的陸游而言，不只是日常必備的交通工具，也是安頓自我生命的所在。無論是「浮家亦可樂」，或是「吾意本扁舟」，

¹¹⁹ 同前註

¹²⁰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村舍雜書〉十二首之九，卷39，頁2513。

¹²¹ 同前註，〈讀蘇叔黨汝州北山雜詩次其韻〉十首之三，卷44，頁2714。

均深切呼應早年〈煙艇記〉所表達的漁隱夢想。因此，對陸游而言，臨安都城時以居室為「煙艇」的想像，在回到山陰後，已是真實生活的一部分，於是，詩中常把陸居家屋與舟居泛宅相提並論，如「四顧茫茫水接天，幽居真箇似乘船」、「舴艋為家一老翁，陽狂羞與俗人同」、「居室如小舟，風扉艣謳啞」等。¹²²「舴艋」為家的水上生活即為「水居」，這不僅是個人的偏好，更是「一家」的寫照：「數掩蘆藩並水居，一家全似業樵漁。」¹²³ 正因為享受水居，即使遇到連綿不絕的雨天，卻由此欣喜「出門十步即煙波」、「信步出門湖萬頃，季鷹不用憶蓴鱸。」¹²⁴ 回首一生，陸游也自覺「細思天賦原非薄，跬步門前萬頃湖」，¹²⁵ 依此來看，相較於一般詩人多把乘船駕舟視為典故語彙，寄託離塵出世精神，陸游的舟船經驗卻有實際的生活體驗為基礎。

〈煙艇記〉中的隱逸理想雖然產生於陸游早年，但從其創作歷程與作品內容來看，對隱於江湖煙波的嚮往，可說是始終如一。這種意識直接促成陸游詩中出現大量釣舟、漁翁、釣竿等語彙，更形成專門抒發漁隱之樂的主題：

野艇千錢買，明當泛渺茫。但能容一棹，家具不須將。¹²⁶

放翁小艇輕如葉，只載蓑衣不載家。

清曉長歌何處去，武陵溪上看桃花。¹²⁷

……人生不易料，白首東歸剡。稽山秋峨峨，鏡水春潏潏。餘俸買扁舟，月下采菱芡。湖山最奇處，容我釣石占。婚嫁幸已畢，百事不關念。但

¹²² 同前註，〈題齋壁〉四首之二，卷 17，頁 1378；〈題齋壁〉四首之三，卷 17，頁 1378；〈秋懷十首末章稍自振起亦古義也〉十首之四，卷 40，頁 2561。

¹²³ 同前註，〈初春書懷〉七首之三，卷 56，頁 3277。

¹²⁴ 同前註，〈連日大雨門外湖水渺然〉，卷 46，頁 2819；〈秋思〉，卷 33，頁 2180。

¹²⁵ 同前註，〈題北窗〉二首之一，卷 57，頁 3335。

¹²⁶ 同前註，〈新秋以窗裡人將老門前樹欲秋為韻作小詩〉十首之四，卷 37，頁 2386。

¹²⁷ 同前註，〈小艇〉，卷 76，頁 4146。

當勤醉歌，一死不汝欠。¹²⁸

詩例一作於慶元四年（1198）74歲，詩中雖未出現與「隱逸」相關的字眼，但「野艇」、「渺茫」所透露的，無非就是〈煙艇記〉中的「江湖之思」，以及「寄其趣於煙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間」。詩例二也是以小艇開始，突顯隨意自在的行舟生活，後兩句則表達出行蹤無定的漁隱型態。詩例三作於嘉定二年（1209）陸游辭世這一年，此詩無疑具有回顧一生的性質，一甲子之後，陸游嚮往的仍是「湖山最奇處，容我釣石占」，晚年的「遠遊」懷想其實即是早年的煙艇之志。

以垂釣託寓隱於江湖的理想，早已有之，如唐人「賢多隱屠釣」、「隱身樂魚釣」；¹²⁹ 宋人「何計江湖終隱釣，去隨魚鳥共飛沉」、「古來有道處漁釣」。¹³⁰ 然唐代之前的詩作，少有專門歌詠漁父者，真正以「漁父」人物進行「形象塑造與藝術表現，實有待於唐代」。¹³¹ 而陸游詩中的漁父釣翁，又發展出新的書寫特色。無論是早年〈煙艇記〉中出沒煙波，放棹順流的遙想，或是常縈繞胸懷的漁釣之夢，「漁父」可說是最符合陸游理想的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文學作品中的漁父，主要是以士人中的隱逸者為模型建立的。」¹³² 因此，陸游常透過歌詠漁父的生活，寄託自己的漁隱情懷。陸游的漁隱詞多有出塵之想，歌頌漁父釣翁隨意自在的扁舟生活，但詩歌作品中的漁釣主題，卻發展出不同的書寫特色。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從漁釣行為的日常化書寫中表達漁隱之想。欲實踐漁釣生活，擁有舟船是必備條件，在〈寒食〉「貧悴停遊舫」句自注云：「鄉人貧甚者每自謂不能下湖，則其貧可知」。¹³³ 因此，當

¹²⁸ 同前註，〈遠遊二十韻〉，卷 81，頁 4351。

¹²⁹ 唐·杜甫：〈傷春〉五首之三，《全唐詩》，卷 228，頁 2471；唐·吳筠：〈高士詠五十首·高鳳〉，卷 853，頁 9660。

¹³⁰ 宋·王令：〈到潤望竹林寺憶朱昌叔〉，《全宋詩》，卷 705，頁 8172；宋·黃庭堅：〈舟子〉，卷 1018，頁 11608。

¹³¹ 蔡玲琬：〈接受與新創——唐代漁父詩探析〉，頁 44。

¹³² 伍曉蔓、周裕鍇：《唱道與樂情——宋代禪宗漁父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49。

¹³³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 50，頁 3024。

陸游修補小舟，得以再次駕船出遊時，成為鄰里祝賀之事。¹³⁴與其他唐宋詩人比較，陸游在詩中常提及購買釣船漁蓑的自述，例如：「還家誰道無餘俸，倒橐猶堪買釣舟」、「垂虹風月休如昨，安得青錢買釣船」、「一事尚須煩布策，幾時能具釣魚船」等。¹³⁵「猶堪」、「安得」、「幾時」均說明擁有一艘釣魚船是陸游的夢想，但礙於現實經濟，並不容易實現，有時難免發出「脫衣幸可買漁艇，爛醉浩歌隨所之」的落拓牢騷之言。¹³⁶雖然陸游在嘉泰元年（1201）77歲時，才正式在詩中提到「寬袂新裁大布裘，低篷初買小漁舟」，¹³⁷詩中所謂的「初買」，指專為漁釣所準備的小舟。但即使在此之後，陸游在詩中仍多次提到買舟之事：「倒橐得千錢，從人買釣船」、「一畝旋租畦菜地，千錢新買釣魚船」、「賣卻貂裘買釣舟，久將身世付悠悠」等，¹³⁸上述詩例中的買舟，多為虛寫，意在表達漁隱之想，因此用「千錢」說明釣舟的昂貴；又以貂裘換釣舟，意在表達隱於漁釣超越世間功名富貴。

如果說擁有一艘釣舟，在現實中須具備充裕的經濟條件，但是一件漁蓑，卻可以輕易取得，實現成為江上漁父的想像。因此，與漁蓑相關的器物，如「釣蓑」、「漁衣」、「短蓑」、「煙蓑」、「蓑笠」等，自然成為陸游表達漁隱的關鍵語彙。26歲尚未出仕前，就已發出「他年遊宦應無此，早買漁蓑未老歸」的志願。¹³⁹除了頻繁以「漁蓑」代指漁隱之外，陸游同時也突顯了生活細節

¹³⁴ 同前註，〈夏日感舊〉四首之三提到：「步有新船君賀我，西風先夢上嚴灘」，自注「近修小舟訖事，村鄰多來賀」。見卷62，頁3546。

¹³⁵ 同前註，〈客思〉，卷11，頁895；〈病中久廢遊覽悵然有感〉，卷17，頁1330；〈贈童道人蓋與予同甲子〉，卷34，頁2258。

¹³⁶ 同前註，〈醉中歌〉卷45，頁2764。

¹³⁷ 同前註，〈遣懷〉，卷48，頁2914。

¹³⁸ 同前註，〈雜興〉六首之五，卷59，頁3424；〈秋思〉十首之八，卷77，頁4213；〈反遠遊〉，卷84，頁4511。

¹³⁹ 此詩是陸游最早表達漁釣者，〈留題雲門草堂〉，卷1，頁22。若以前人相比，即使被皮日休稱為「真世外漁者之才」的陸龜蒙，創作系列以漁者及漁具為對象的詩篇，但其作品中的釣蓑，相對顯得單調平面。

化的描寫，如〈橫塘〉：

橫塘南北埭西東，拄杖飄然樂未窮。

農事漸興人滿野，霜寒初重雁橫空。

參差樓閣高城上，寂歷村墟細雨中。

新買一蓑苔樣綠，此生端欲伴漁翁。¹⁴⁰

寫於淳熙八年，詩末自注「是日偶買蓑衣，甚妙」，說明陸游雖然不斷提到漁翁之夢，此刻真正擁有自己的漁蓑，興奮喜悅難以掩飾。漁蓑作為漁釣江湖的代稱，也是漁隱意識的表達：「偶憶雪溪攜鶴去，却從雲肆買蓑歸」、「百錢薪買綠蓑衣，不羨黃金帶十圍」、「歌罷却揮孤櫂去，石闌干下買漁蓑」、「老夫亦動秋風興，欲倩鄰翁買釣蓑」等。¹⁴¹無論是用六朝隱逸傳說「雪溪攜鶴」對照「雲肆買蓑」，或是用「百錢」買蓑，表達「不羨黃金」，以及用「揮櫂」對「買蓑」，甚至「秋風興」對「買釣蓑」，均顯示陸游詩中的買蓑，其實就是漁隱的動作。因此，即使淳熙十三年，陸游赴臨安待職，漁蓑所象徵的漁隱夢想仍常見於作品中：「十年短櫂樂滄波，強著朝衫棄釣蓑」、「宦情不到漁蓑底，詩興偏於野寺多」，¹⁴²「釣蓑」、「漁蓑」成為與「朝衫」、「宦情」相對的象徵。從陸游自己的敘述來看，他的買蓑並非只是漁隱情懷的表達，也是隱逸漁釣的行動實踐：

今年四月天初暑，買蓑曾向西村去。

桑麻滿野陂水深，遙望人家不知路。

再來桑落陂無水，閉門但見炊煙起。

疑是羲黃上古民，又恐種桃來避秦。¹⁴³

¹⁴⁰ 同前註，卷 13，頁 1073。

¹⁴¹ 同前註，〈偷閑〉，卷 10，頁 827；〈蔬圃絕句〉七首之二，卷 13，頁 1077；〈舟中作〉，卷 22，頁 1643；〈新秋〉，卷 43，頁 2699。

¹⁴² 同前註，〈延和殿退朝口號〉二首之二，卷 17，頁 1349；〈自真珠園泛舟至孤山〉，卷 17，頁 1354。

¹⁴³ 同前註，〈西村〉，卷 44，頁 2723。

織罷化吾梭，棋終爛汝柯。藥靈刀匕足，語妙立談多。

植浦吹橫笛，桐江買短蓑。白鷗真可友，萬里渺煙波。¹⁴⁴

買蓑是實踐隱於江湖的象徵，因此西村買蓑之行，就是進入水鄉桃花源的歷程。而「桐江買短蓑」則是想像力的神遊，也是駕乘煙艇「萬里渺煙波」夢想的實踐。寫作此詩的陸游，已走到生命的終點，念念不忘者，仍是早年的漁隱之夢：成為煙艇小舟的漁翁。以漁蓑寄託漁隱之念的書寫模式，即使到晚年，未曾更改，蓑已成為與漁隱意識密切相關的物件。於是，陸游詩中的漁蓑，代表超越世俗富貴功名的象徵：「龜紫拜恩如夢寐，殘年其實一漁蓑」、「蓑貴超三品，蔬甘敵八珍」，¹⁴⁵「龜紫拜恩」、「三品」的榮耀，不及一蓑煙雨江湖。因此，〈溪上小雨〉一詩，無疑最能代表陸游身披漁蓑，獨坐釣艇，超然世外的隱者形象：

我是人間自在人，江湖處處可垂綸。

掃空紫陌紅塵夢，收得煙蓑雨笠身。¹⁴⁶

一般詩人常歌詠理想中的釣翁，或憧憬姜太公以釣魚待時，或嚴光超然富貴功名的釣臺，卻較少在詩作中描述真正的釣魚行為。¹⁴⁷陸游作品中，如〈舍北溪上垂釣〉、〈溪上夜釣〉、〈小雨釣歸〉、〈秦皇酒甕下垂釣偶賦〉等詩題所示，均標明垂釣的時間或地點。不僅自述「酒壺釣具常自隨，五尺新篷織青箬」，¹⁴⁸是釣魚的愛好者，更充滿自信地宣稱「久泛江湖知釣術」。¹⁴⁹〈寄題嚴居厚伴釣軒〉一詩：

¹⁴⁴ 同前註，〈道懷〉，卷 85，頁 4521。

¹⁴⁵ 同前註，〈秋興〉，卷 43，頁 2706；〈題齋壁〉二首之一，卷 55，頁 3253。

¹⁴⁶ 同前註，卷 78，頁 4329。

¹⁴⁷ 日本學者下定雅弘認為白居易前半生的釣魚活動，帶有隱者風範與思維；而晚年的釣魚書寫，則帶有更多的日常生活面向。但下定雅弘也強調白居易並未把釣魚視為與仕宦相對立的象徵行為，主要是用來豐富日常生活。見氏著，李寅生譯：〈白居易與釣魚〉，《白樂天的世界》（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 年），頁 286-297。

¹⁴⁸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玉局歌〉，卷 14，頁 1133。

¹⁴⁹ 同前註，〈村醉〉，卷 54，頁 3195。

人生有至樂，莫若江湖中。千錢買短舫，青箬織孤篷。

潮生鼓棹去，煙波浩無窮。長歌送夕陽，回首萬事空。

伴釣君已奇，我乃真釣翁。君出羊裘家，散人亦吾宗。……¹⁵⁰

詩中所述即為江湖煙波之中的垂釣之趣，同時也把自己鍾情漁釣的性情表述無遺。以「真釣翁」稱謂自己，又自居江湖散人陸龜蒙之後，無非就是彰顯隱於漁釣的嚮往。

陸游詩中的漁父，除了具有避世隱逸、超越功名的傳統涵義外，更有以漁父建立自我形象的獨特表現。此可從陸游曾被旁人誤認為漁父說起：

沽酒黃葉村，炊飯紅蓼岸。居人不孰何，正作漁父看。

漁父我所羨，尚恐不得作。讀書端自癡，遊宦亦何樂？

四顧澤茫茫，仰視天離離。長歌入雲去，月落斗未欹。¹⁵¹

此詩作於淳熙十一年（1184），人們會誤以為陸游是漁父，可以說明其生活方式或精神氣質與現實中的漁父接近。「尚恐不得作」一語，既道出陸游從未忘卻的漁隱之夢，同時也透露此刻仍未全然放棄現實人世的牽絆與掛念。「遊宦亦何樂」的惆悵，在「漁父」形象的錯置中，讓陸游感慨萬端。¹⁵² 既然暫且無法成為真正的漁父，但並不妨礙在心靈世界存有一方遐想：

楚江茫茫新雨霽，殘雲蹙作魚鱗細。

老翁短楫去若飛，我欲從之已天際。

從之不可況共語，醉眼知渠輕一世。

直釣去餌五十年，此意寧為得魚計！¹⁵³

詩中的「老翁」可視為歷史傳統被賦予隱逸色彩的「漁父」典型，「我」是陸游的自稱，欲相從之卻遙不可及，想與其交談卻不得其門，詩中對於漁父的嚮

¹⁵⁰ 同前註，卷 45，頁 2761。

¹⁵¹ 同前註，〈秋夜舟中作〉，卷 16，頁 1279。

¹⁵² 此詩寫作時間在陸游第一次罷黜後，仍對建功立業有所期許，雄心壯志也尚未銷磨殆盡。

¹⁵³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漁父〉，卷 46，頁 2813。

慕求索，明顯帶有湖中隱者的典型表述。最後的「直釣去餌」更進一步表述這是超越現實條件的漁父，寄予理想化。同一時期另有七絕〈漁翁〉二首：

船入蘆花日暮時，雙瞳炯炯鬢如絲。
世間豈少磻溪叟，老向煙波人不知。

文叔君房兩故人，可憐俱作白頭新。
桐江歸伴隣翁醉，一笑相看意却真。¹⁵⁴

第一首的「磻溪叟」指姜太公，屬於等待時機最後功成名就的漁父典型，但對陸游而言，寧願當一位「人不知」的漁父。第二首的「文叔君房」指漢光武帝與侯霸，是現實世界功名富貴的代稱，然而對比享受人情至真，自在漁釣的嚴光，世俗的榮華，顯得如此虛妄不真。兩詩旨意在於彰顯漁父高尚其事，超越世俗之名利的生命狀態。陸游另有七律〈漁父〉二首，不同於七絕的典型表述：

食簞雖薄尚羹藜，且喜今朝酒價低。
一櫂每隨潮上下，數家相望埭東西。
團團箬笠偏宜雨，策策芒鞋不怕泥。
應笑漆園多事在，本來無物更誰齊？

數十年來一短蓑，死期未到且婆娑。
敲門賒酒常酣醉，舉網無魚亦浩歌。
片月又生紅蓼岸，孤舟常占白鷗波。
人間各自生涯別，文叔君房媿汝多。¹⁵⁵

詩中漁父，過著清貧自在，逍遙適意的生活，隨潮上下，隨順自然天地的規律；而數家相望，回歸自然純樸的本真狀態。身著「箬笠」，腳穿「芒鞋」，在風雨之中安於日常生活。這種無礙任真的自由精神，即為莊子遨遊不繫之舟的實

¹⁵⁴ 同前註，〈漁翁〉二首，卷 48，頁 2919-2920。

¹⁵⁵ 同前註，〈漁父〉二首，卷 63，頁 3576。

踐。第二首漁父詩，隱士風範更為明顯，超越生死之別，賒酒常醉，無魚亦浩歌則表明其漁釣之舉是擺脫塵網。自在逍遙地倘佯於孤舟片月的江湖煙波。最後則借九五之尊的文叔、位高權重的重臣君房，闡明漁父生命型態超越世俗所定義的富貴功名。

若再回顧淳熙十一年〈秋夜舟中作〉所說的「尚恐不得作」，上述詩作對漁父隱逸型態的肯定，漁父生活的反映，正說明陸游詩中的漁隱書寫，隨著生命歷程的發展而不斷深化。當高齡 78 歲的陸游入都城撰修國史，在繁華熱鬧的臨安，卻頗感不適，〈贈傅神水鑑〉詩云：

寫照今誰下筆親，喜君分得臥雲身。
口中無齒難藏老，頰上加毛自有神。
誤遺汗青成國史，未妨著白號山人。
它時更欲求奇迹，畫我溪頭把釣緡。¹⁵⁶

詩作是題贈給為自己寫真者，並未陷入對衰老姿態的感傷中，「臥雲」、「山人」道出自己已非都市中人，到末句則表達出以「溪頭把釣緡」之理想形象把握自我。嘉泰三年（1203），陸游撰史完畢返鄉後，以釣翁漁父形象進行自我定位的傾向更為確定，如以下詩作：

一棹朝南暮北風，奇峰倒影綠波中。
定知漸近三山路，認得漁翁是放翁。¹⁵⁷

石帆山下一漁翁，風雨蕭蕭臥短篷。
幽夢覺時還自笑，閬州城北看蠶叢。¹⁵⁸

溼雲生兩屨，細雨暗孤篷。悔不桐江上，從初作釣翁。¹⁵⁹

¹⁵⁶ 同前註，卷 53，頁 3149。

¹⁵⁷ 同前註，〈題詹仲信所藏米元暉雲山小幅〉二首之二，卷 64，頁 3652。

¹⁵⁸ 同前註，〈舟中記夢〉，卷 68，頁 3836。

¹⁵⁹ 同前註，〈題傅神〉，卷 79，頁 4275。

詩例一為題畫詩，米元暉是北宋著名畫家米芾之子，擅畫山水，陸游在詩中充分彰顯「雲山」倒映江中，舟船自適漂流的意境，最後自我現身，把自己投射為畫中的漁翁。詩例二是舟船入睡後的記夢詩，陸游的漁隱堂正在會稽石帆山別業，因此，有許多書寫鏡湖漁釣詩作。¹⁶⁰ 前二句以漁翁自稱，風雨蕭然中怡然自樂，再藉後二句 34 年前即乾道八年（1172）在閬州的回憶，表達人生如夢的體悟。詩例三性質同〈贈傅神水鑑〉，也是從自我容貌的端詳中延伸出自我認同。濕雲、細雨均為江上常遇之景象，更是漁釣江上最切身的體驗，陸游由此生發出「從初作釣翁」之想。以上三詩，深刻顯露陸游以江湖漁翁形象書寫自我、定義自我的創作表現。

五、結 論

陸游的「漁隱」書寫，值得重視處有三，第一，傳統上討論隱逸詩人，多在山林田園，而「漁隱」卻是以江河湖泊為主。這種地理空間的差異、自然環境的區別，較少獲得關注。然而，「歷史性同時也是風土性，歷史與風土無法區分，共同積累著民族文化的經驗，亦是人走出自身，向外瞭解自己的時間根源。」¹⁶¹ 因此，要認識陶淵明的隱逸，離不開農耕文化與田園自然；而若理解陸游的隱逸，就無法忽略浙東地區隱逸風氣興盛的歷史傳統，與盡是煙波江湖的自然風土。這種由歷史與風土造成的隱逸空間，就是漁隱的基本條件，而陸游透過詩歌作品把「漁隱」的歷史性與風土性予以自覺的論述。第二，雖然歷代詩人文士都存在或隱或顯的隱逸情結，但把隱逸作為一種獨特的生命姿

¹⁶⁰ 鄒志方：〈陸游會稽石帆別業小考〉，頁 138-140。陸游以「石帆」代稱自己隱逸型態者，另有〈雜興〉十首之七：「扁舟夜載石帆月，雙屨曉穿天柱雲」，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 58，頁 3356；〈秋夜〉二首之二：「何如石帆下，煙雨釣滄洲」，卷 73，頁 4008。

¹⁶¹ 蔡瑜：〈試論陶淵明隱逸的倫理世界〉，《漢學研究》第 24 卷第 1 期（2006 年 6 月），頁 109。

態，進而成為創作主題與精神意識，則不多見。有論者以為陸游的漁隱詞是「隱的產物，自有它消極的一面，成就和影響不能與愛國的豪放詞相比，故不應過高評價」，¹⁶² 但如果回到文學的創作本質，陸游的漁隱書寫，不僅以神思想像開拓傳統詩歌主題，也創造了新的隱逸話語。¹⁶³ 陸游的漁隱書寫，創造出異於立基於農村土地田園的隱逸空間，並充分賦予此一空間獨具的神秘、寧靜、浩瀚等精神特質。因此，晚年有關湖中隱者詩歌系列的想像虛構，不僅是陸游隱於江湖的想像投射，也是寄託其對漁隱的理想追求。湖中隱者的創作到晚年更轉化成水中仙的表述，水中仙的概念是從地仙演化而來，其語彙淵源固然與道教神仙傳說有關，但陸游卻用以表達泛舟江湖，樂而忘返的精神體驗，也正是早年〈煙艇記〉所嚮往的理想生命。無論是湖中隱者的系列創作，或暫代蓮花博士管理鏡湖的夢境，或自居水中仙以表達水上遨遊的自在，均可以視為漁隱意識的夢想創造。第三，〈煙艇記〉所述的浮家之樂，在日後的山陰漁隱生活中，得到實踐。從陸游對舟居生命型態的熱愛，可知陸游的漁隱，是建立在實際的生活體驗中。「漁」既指「漁父」、「釣翁」這類人物，也寓含「漁釣」行為的具體行動。為了實現隱於漁釣，陸游寫下許多購買舟船、漁蓑的記載與表述，為傳統漁父詩寫作增添日常化的書寫特色。同時，隨著生命歷程的開展，陸游自居漁父、釣翁的自我認同也愈趨穩固。這種表現與其他詩人只是歌詠「漁父」、「釣翁」生活型態，視漁釣為象徵符號的表現有明顯不同。

如果暫時離開仕隱的二元對立或衝突，甚至跳脫把隱逸視為獨善明志的政治表態，那麼隱逸的書寫其實也可以是詩人的夢想表達，是藝境化人生的創

¹⁶² 歐明俊：〈陸游的「漁隱」詞〉，《唐宋词史論》，頁 277。

¹⁶³ 「隱逸話語」一詞，由田曉菲研究陶淵明隱逸表述時提出，見氏著：《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58-62。之後蘇怡如在〈杜甫成都草堂詩之隱逸書寫析探〉一文有更明確的定義：「指涉與隱逸相關的言談、書寫、符號或對話語境」。見氏著：〈杜甫成都草堂詩之隱逸書寫析探〉，《國文學報》第 53 期（2013 年 6 月），頁 121。若循此界定，陸游的漁隱書寫也可視為一種「隱逸話語」的創造。從〈煙艇記〉的寫作、漁隱堂的構築、湖中隱者與湖中仙的表述、隱於漁釣詩作的大量書寫，均為突出表現。

造。正如黃永武所言「隱逸詩的正面意義」，是理解詩人「如何享受內在的生命」，「與內在的自我接觸對話」，進而「尋出生活的不凡意義。」¹⁶⁴ 陸游一生固然常存功名之念，金戈鐵馬時復奔騰胸中，認識到事與願違之後，在日常生活中則著力表現「要識放翁新得意，蓼花多處釣舟橫」。¹⁶⁵ 從此角度而言，陸游的「漁隱」書寫，是真正「開闢了山水隱逸文學中只有『漁』題材才具備的一種特殊境界。」¹⁶⁶ 就隱逸文學的主題而言，陸游開拓了隱於漁釣的詩境，遨遊於江湖煙波這種開闊無邊，充滿想像之地。漁隱書寫，也反映了陸游遠遊他方，尋覓理想的深沉意識。¹⁶⁷ 黃奕珍論析陸游追憶「遠遊」詩歌的寫作涵義時，認為在其「人生中占有非比尋常的重要性」，不僅是愛國熱忱的起點，也影響其熱衷考察古蹟、矢志獻身功名的表現，更是晚年得以享受歸休生活的依據。¹⁶⁸ 如果說，「遠遊」是一種上下求索，是對未知與可能的嚮往，

¹⁶⁴ 黃永武：〈隱逸詩與疏離感〉，《讀書與賞詩》（臺北：洪範書店，1993年），頁138。

¹⁶⁵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功名〉，卷40，頁2536。陸游心目中的「功名」，包括在朝為官以及用兵恢復。陸游常在漁隱書寫中，透過與功名的對比，表達了在江湖煙艇中寄託此生的理想。此類表述數量浩繁，從60歲〈秋夜出門觀月〉：「此生終羨漁家樂，小艇常衝夕靄還」，卷16，頁1284，直到生命最後一年85歲時，仍作有〈舟中作〉：「平生剩有煙波興，釣瀨時時小艇橫」，卷83，頁4448；〈水鄉泛舟〉二首之一：「別有生涯君會否，煙波無際弄孤舟」，卷83，頁4452。

¹⁶⁶ 李亮偉：〈中國古代山水隱逸文學中「漁」的意蘊〉，《自貢師專學報（綜合版）》1992年第1期，頁26。此文作者是從山水自然角度論述隱逸詩中有關「漁」的旨趣，陸游的漁隱詩固然符合此說，但內容又更為豐富，包括漁隱隱逸話語的創造、漁隱歷史典範的建構等。

¹⁶⁷ 〈煙艇記〉文中，雖然陸游明知江湖之想遙不可及，卻又「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中最令他著迷的是「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棹，瞬息千里」，談的就是漁隱書寫中遠遊想像。此外，〈漁父〉詩中「玄真不可逢，悠然寄遐想」一語，更直接表達以神思想像寄託對漁隱典範的嚮慕，卷47，頁2846。

¹⁶⁸ 黃奕珍：〈「以追憶肯認現時」——論陸游追憶遠遊詩歌的自傳意涵〉，《清華中文學報》第15期（2016年6月），頁156。

那麼，漁隱書寫其實就是一次次精神的遠遊，讓陸游超越當下生存狀態探尋理想境界。漁隱與遠遊，同樣是創作主體想像力的展現，延展生活空間的詩意遐想。法國詩論家巴什拉如此論述想像力與詩意夢想：

想像力致力於展示未來。它首先是一種使我們擺脫沉重的穩定性羈絆的危險因素。我們將會看到某些充滿詩意的夢想是對生活的遐想，這些遐想拓寬了我們的生存空間，並使我們對宇宙充滿信心。¹⁶⁹

如此來看，無論是對歷史上漁隱典範的遐想，或是湖中隱者與水中仙的自我想像，甚至是把自我設定成釣者的假想，均表明陸游的漁隱詩想正是透過詩歌創作所進行的一場詩意的遠遊，夢想的展示。

在半壁江山的南宋，士人更深切體認到「古來賢哲，多隱於漁」，¹⁷⁰「漁」也更進一步與詩、詞、畫合流，成為文藝創作的主题、想像的源泉，大放異彩，別開生面。盧祖皋（約 1174 -1224）〈賀新郎〉詞序云：「彭博師於吳江三高堂之前，作釣雪亭，蓋擅漁人之窟宅，以供詩境也。」¹⁷¹ 三高祠本來就是漁隱精神的標誌，到南宋成為詩境的象徵。家鉉翁（約 1213-1297）在〈隱者圖〉序云：「詩與漁，皆隱者之事。詩之樂不減於漁，漁之樂有似於詩。觀此圖者，求兩翁自得處，是所謂畫外之畫。」¹⁷² 不僅把「漁」與「詩」皆視為「隱者之事」，同時也把「詩」、「漁」之樂相類比，認為皆足以讓人「自得」。「詩人偏愛漁人樂，漁樂詩情一樣奇」，¹⁷³ 漁隱的型態，至此變成隱逸的詩化，詩化的隱逸。而陸游的漁隱書寫，則深刻而詳盡地展現了此一詩學文化現象。

（責任校對：王誠御）

¹⁶⁹（法）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著，劉自強譯：《夢想的詩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導言〉，頁11。

¹⁷⁰ 宋·劉克莊：〈木蘭花慢·漁父〉，唐圭璋編：《全宋詞》（臺北：盤庚出版社，1977年），頁2608。

¹⁷¹ 宋·盧祖皋：〈賀新郎〉，《全宋詞》，頁2418。三高祠是紀念范蠡、張翰與陸龜蒙，均為隱逸江湖的典範人物，南北宋文士詩人多有題詠。

¹⁷² 《全宋詩》，卷3344，頁39958。

¹⁷³ 宋·家鉉翁：〈隱者圖〉其三，《全宋詩》，卷3344，頁39958。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東晉·葛洪：《抱朴子》，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唐·司馬承禎：《天隱子》，《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第672冊太玄部。
- 唐·陸龜蒙著，何錫光校注：《陸龜蒙全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
- 唐·皮日休著，蕭滌非、鄭慶篤整理：《皮子文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宋·宋祁、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 宋·陸游著，夏承燾、吳熊和箋注：《放翁詞編年箋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 * 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
- 宋·楊萬里，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元·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臺北：廣文書局，1977年。
- 清·董誥等編，孫映逵等點校：《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清·趙翼撰，霍松林點校：《甌北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 唐圭璋編：《全宋詞》，臺北：盤庚出版社，1977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丁如明等校點：《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二、近人論著

- 于北山：《陸游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 王平、鈕亮、金觀濤、劉青峰：〈五代北宋山水畫的數位人文研究（二）——以「漁隱」主題為例〉，《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1期（2018年4月）。DOI:10.6853/DADH.2018041.0005
- 田曉菲：《塵凡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衣若芬：〈不繫之舟：吳鎮及其「漁父圖卷題詞」〉，《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第45卷第3期（2007年9月）。DOI:10.6431/TWJHSS.200709.0117
- 伍曉蔓：〈漁父家風與江西詩派〉，《文學遺產》2012年第4期。
- * 伍曉蔓、周裕鐸：《唱道與樂情——宋代禪宗漁父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 李彥靈：《陸游筆下「湖中隱者」形象研究》，湘潭：湘潭大學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徐煉先生指導，2008年。
- 李淑美：〈江南的漁隱傳統與漁隱圖的關係〉，《故宮文物月刊》4卷3期（1986年6月）。
- 李亮偉：〈中國古代山水隱逸文學中「漁」的意蘊〉，《自貢師專學報（綜

合版)》1992年第1期。

- * 邱鳴皋：《陸游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
- 黃永武：《讀書與賞詩》，臺北：洪範書店，1993年。
- * 黃奕珍：〈「以追憶肯認現時」——論陸游追憶遠遊詩歌的自傳意涵〉，《清華中文學報》第15期（2016年6月）。
- 鄒志方：〈陸游會稽石帆別業小考〉，《文學遺產》2006年第2期。
- * 趙啟斌：《江山高隱：中國繪畫史「漁隱」「舟漁」「垂釣」圖像考釋》，瀋陽：東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
- * 蔡玲婉：〈接受與新創——唐代漁父詩探析〉，《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16期（2012年6月）。
- 蔡榮婷：〈華亭德誠禪師〈撥棹歌〉初探〉，《第五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麗文出版社，2001年。
- 蔡 瑜：〈試論陶淵明隱逸的倫理世界〉，《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DOI:10.6770/CS.200606.0107
- 魯 迅：《且介亭雜文附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劉文剛：《宋代的隱士與文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
-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 歐明俊：《唐宋词史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 關鵬飛：〈楊萬里「湖中隱者為陸游」說平議〉，《中國韻文學刊》第34卷第1期（2020年1月）。
- 蘇怡如：〈杜甫成都草堂詩之隱逸書寫析探〉，《國文學報》第53期（2013年6月）。DOI:10.6239/BOC.201306(53).05
- （日）下定雅弘著，李寅生譯：《白樂天的世界》，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
- （日）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

- * (法) 加斯東·巴什拉 (Gaston Bachelard) 著，劉自強譯：《夢想的詩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年。
- (說明：書目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Bachelard, G. (2017). *La poétique de la reverie* [Mengxiang de shixue] (Z.-Q. Liu, Tran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60)
- Huang, Y.-Zh. (2016). *Yi zhuiyi kenren xianshi: Lun Lu You zhuiyi yuanyou shige de zizhuan yihan* [On autobiographic meaning in Lu You's poems regarding travel memories in the Sichuan-Shaanxi area].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15, 139-160.
- Lu, Y. (1982). *Fangweng ci biannian jianzhu* [An exposition of a chronology of Fangweng ci]. (Ch.-D. Xia, & X.-H. Wu, Expos.). Taipei: Mudu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 Lu, Y. (2013). *Jiannan shigao jiaozhu* [Annotation of Jiannan poem collection]. (Zh.-L. Qian, Annotated.).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 Lu, Y. (2015). *Weinan wenji jiaozhu* [Annotation of Weinan collection]. (Y.-Zh. Ma, & X.-M. Tu, Annotated.).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 Qiu, M.-G. (2002). *Lu You pingzhuan*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Lu You].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Tsai, L.-W. (2012). *Jieshou yu xinchuang: Tangdai yufushi tanxi* [Acceptance and creativity: An exploration of the art features in the poems of Yu-Fu in Tang dynasty].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of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16, 37-73.
- Wang, P., Liang, N., Jin, G.-T., & Liu, Q.-F. (2018). *Wudai Beisong shanshuihua de shuiwei wenren yanjiu(er): Yi yuyin, zhuti weilie* [The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of the landscape painting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Northern

-
- Song dynasty (2): A study of the “fisherman-hermit”]. *Journal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Digital Humanities*, 1, 127-147.
- Wu, X.-M., & Zhou, Y.-K. (2014). *Changdao yu leqing: Songdai chanzong yufu ci yanjiu* [Singing and pleasure: A study of the fisherman ci in Zen Buddhism in Song dynast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Zhao, Q.-B. (2015). *Jiangshan gao yin: Zhongguo huihua shi, yuyin, zhouyu, chuidiao tuxiang kaoshi* [The hermit in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images of "fisherman-hermit," "boat fishing," and "fish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Shenya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臺大中文學報

(第七十七期抽印本)

煙艇詩想：陸游漁隱詩書寫探析

鍾曉峰 著

臺灣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印行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六月出版